

教育之月

考察報告

關夢覺

林博

黑嫩省政府
教育廳編印

1947
7 出版

新教育的萌芽

目錄

- 一、訥河縣的小組教學
- 二、訥河縣的露天教學
- 三、訥河縣鄉村小學的民辦公助問題
——教育與生產相結合解決經費問題
- 四、鄉村小學亟待改造
——訥河縣第六區的鄉村教育
- 五、私塾改造問題
——克山縣北興區的鄉村教育
- 六、春耕與教育

——克山中學學生下鄉工作的教育意義

七、師範教育的改進問題

——北安師範教育座談會記錄

八、節約·生產·辦學

——海倫縣城市小學的特點

九、農民翻身·教育翻身

——海倫縣城西區的鄉村教育

十、民辦公助的新形式

——通青縣豐山區的鄉村教育

十一、鄉村教育的綜合觀

訥河縣的小組教學

按照教育廳的規定，我們「反對注入式，填鴨式的死板教學方法」，「提倡啓發的教學方法」，「提倡討論的，質疑的，集體學習方法」，「提倡與實際聯繫的，與課外相結合的教學方法」。這些原則，怎樣在實際工作中具體運用呢？

從訥河縣城五個小學的「小組教學」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典型，值得全省各學校參考借鏡或採擇施行。

一 什麼是小組教學？

所謂小組教學，就是把一班學生分成若干小組，作為學習單位。每小組以六人或八人為適度（依教室大小與學生數目多少而定）。每組用民主方式，選小組長及研究委員各一人（此外，每一組員可就其特長或興趣，作為某一科的負責研究人）。小組座次可保持未分組前的教室座位，待討論時前桌的學生掉過頭來就行了（使全體都能面向黑板）。

最重要的就是小組的編制——一個小組的學生，配備得是否適當，將起決定的作用。根據經驗，普通係依下列三個標準分組：（一）性別，即把男女生混合編在一組，起初女生有些扭捏，但經過說服，日子一久，也就自然了。（二）程度，即把程度好的學生和程度差的學生，混合編在一組，以便好的幫助差的，小組長及研究委員則是一組中程度頂好的。（三）家庭距離的遠近，即把學生家住住址靠近的



編爲一組，以便放學歸家後還能在一起討論研究。在上列三個標準中，最後一個標準最關重要，第二個標準也得顧及，最好是三個標準俱備。

小組教學的過程，因課程而異。不過大體上，可以描述如下：先由教員引起學生的興趣和注意力，考驗那一組、那一人預備的最好，各組考問後再給他們矯正和講解。在未考問前，務給預習時間，最好是頭一天告訴他們應該預備什麼。其次是按所講解的進行討論，各組討論後，提出問題使各小組解答。最後，由教員作總結，寫筆記。如每堂爲四十五分鐘，則教員講解時間約佔二十分鐘，其餘時間則用於小組討論。如果學生的情緒很高，討論未完，即已下課，那麼下一課還可接着討論。因此，實行小組教學，時間及課程表便不能十分固定，原則上可以靈活運用。

再談談小組的考試。過去的考試僅測驗學生個人，以致養成個人英雄主義。至於小組的考試則是集體的，即將組員每個人的分數加在一起，用組員人數去除，其平均數就是集體分數，亦即一組的分數，然後以組爲單位，來比較全班各組的分數。這樣一來，小學生都很警惕，自動努力，深怕自己不好，拖累全組；好學生則急忙忙的去教不好的學生，使他的分數增加，以免影響全組。於是整個小組，同舟共濟，齊心向上，用不着教員操心。小組考試每週要舉行一兩次，才能發生效力。

壁報在小組教學上也有相當作用。每班按照小組多少把整個牆壁分成若干塊、每組分得一塊，作爲自己的園地。各組競爭，力求把自己的壁報辦好，每週更換一次，教員則處於指導與批評地位。壁報所用的材料，如紙張等等，完全由學生自備，他們爭先恐後，惟恐不及。

最後，每個小組就是一個自治單位。小組組員犯了過錯，其他組員怕影響本組的名譽和集體的操行

，就自動起來勤善規過，互相勉勵，這對於學生的生活管理，發生良好影響。由學生管理學生——這正是群眾路綫！

當然，小組教學，一開始時並不是那麼圓滑順利。根據訥河的經驗，最初，教員沒有自信心，學生缺乏自覺性，因而會發生了某些混亂與脫節，但堅決實行下去，隨時改進缺點，終於收到了效果。在今天，訥河的小學教員幾乎一致認為他們的小組教學是最好的方式之一。他們充滿了信心與喜悅；但他們自覺地認為這種教學方法，尚不過是在初步試驗階段，還要在實行中，隨時改進，發揚積極的創造性！

二 小組教學有什麼優點？

爲了研究小組教學，我們曾於四月九日召開過一次座談會，參加的，有訥河縣城內五個小學學校的校長和教導主任。他們對於小組教學的優點，曾指出來下列各項：

(一) 討論研究、生動活潑、自由思想、民主作風、群眾路綫：討論、研究、是小組教學的主體，故小組教學不但是一種民主的學習方法，並採取群眾路綫。第一完小校長劉玉璞先生說：「學生可以不盲目地聽先生講課，他可以自由討論，追求真理」。第二高小校長孫寄先生說：「從前教學，是教員對待個別的學生，學生對待個別的教員，學生互相之間，則不發生關係。不管教員教的多麼好，總有一些學生不會，結果被遺棄了。這是一種浪費。至於小組教學，如全班五十人分爲六組，每組八人，大家有組織的進行學習。教員講過一遍，經小組反復研究、討論，可得深刻印象，教員也可省去許多力氣。如果一個小組中有兩個學生不會，在過去就要被遺棄了，現在呢，好學生爲了小組的利益，就自願地去幫

助他們，優等生幫助劣等生，直到完全學會爲止。這就是教學上的群衆路線」。第一高小教導主任王殿春先生說：「學生啓發學生、來得特別快，比教員的効力還大。任何問題或糾紛，一經學生自己處理，無不迎刃而解」。第二完小校長郭景芳先生說：「小組討論，能使學生敢於講話。從前小學生那敢講話？現在爲了追求真理，搶着講話！」此外，在小組生活中，學生養成了坦白的心地，明朗的人生，他們不但能够坦白誠懇地去批評別人，而且也能接受別人的批評，這對於小學生，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般說來，學生的上进心和自尊心，都大大增強，他們並不怕先生，而是害怕自己犯過，自己落後！經過小組討論以後，他們所學習的東西，是深入紮根了。

(二) 團結互助、平均發展、集體進步、打破個人英雄主義；第二完小教導主任李欲唐先生說：「從前劣等生落後，優等生自私、嫉妒、幸災樂禍；現在的方法是靈活的，偏重討論，優等生輔助劣等生，養成團結互助精神和集體觀念。一組中如有一人不會，大家都着急，群起而教之」。甚至放學回家後，好學生還找壞學生教課，完全打破了個人英雄主義。他們首先是愛自己的小組，推而廣之，乃至愛一班、愛一校、愛一縣。第一完小副校長朱洪簡先生說：「過去一班的課外作業，如算術本子等等，都由教員一人評判，往往忙中有錯，敷衍塞責；現在實行小組教學，教員在每組中只須挑選一本細加評判，作爲標準即可，其餘則儘可交與小組長按照標準負責評改，而這些小先生們比教員還看得仔細，一點也不馬虎，並且，發現錯誤時，馬上就可以討論、研究、指正、說明，教員那有這些工夫？故小組教學也就是一種小先生制度」。團結互助精神，也表現在其他方面。例如某一學生把鉛筆遺落桌上，同一小組

中的其他學生，不管是誰，發現後馬上就代為收起或送交本人，因而打破了自掃門前雪的自私觀念。

(三) 校內學習與校外學習相結合、學習與遊戲相結合：如果小組能按學生的住址編制，當學習情緒高漲時，學生放學回家後，還用小組的形式，自己去討論學習；教員如果頭一天發下第二天學習的問題，情形更將如此。有時爲了充實自己小組的壁報和別組競賽，他們回家後還在搜集材料，帶到學校。由此，校內學習與校外學習，便互相結合起來。其次，他們的團結精神和學習情緒也從學校帶到了家庭，帶到了社會，發生良好影響。無論在校內或校外，他們的討論、爭辯、都生動活潑，趣味橫生，是一種變相的遊戲，切合兒童心理，時間雖長，不以爲苦，也可以說是學習與遊戲相結合了。

(四) 小組教學與民主管理：第二完小教導主任李欲唐先生說：「實行小組教學，每一組的學生都能互相勉勵，不破壞學校紀律，由學生推動學生，遵守自覺的紀律」。第一高小校長孫寄先生也說：「小組教學，能幫助民主管理，因爲小組中有一人犯過，即等於全體犯過，於是大家互相勸勉」；「又如小組中有一人因病或因事缺席，教員難得明白底細，這時，小組中的其他學生，就可向教員傳達情況，而教員所講的功課，又可轉而傳達給缺席的學生」。第二初小教導主任李殿英先生說：「就是在放學以後，小組長也始終關心並照顧他的組員。」學生編成小組，如有溜號者，惟小組長是問，因而溜號問題也被克服了。

(五) 其他：小組教學，不拘泥課表，亦不拘泥課本，根據討論的熱度，來伸縮時間並決定進度，不斤斤於學習多少，但求澈底了解。此外由於學生的討論研究，自覺性提高，轉而推動教員進步。教員則可抓緊一點，推動全局。例如加強領導小組長，用以推動全班；或抓緊領導一組，推動全班；抓緊領

導一班，推動全校。

三 小組教學的缺點及其改進

第一個缺點，就是各小組因爲互相競爭，往往就互相對立，流於宗派主義。補救之道，就是各小組的組員，經過一定時間（如一個月、兩個月），應該與其他小組互相交流，並應由教員經常解釋、說服；如某一小組宗派性特強，無妨減其操行分數以爲警戒。

第二個缺點，就是在開始時，課程進度較慢，但以後熟練了，進度可以加快。實則，這一點不足爲病，因表面上進度雖然慢些，但學習得踏實、澈底，比圖快不圖透，豈不更好？

第三個缺點，就是小組長及研究委員，因領導全組，容易養成風頭主義或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爲不可一世。教員應針對此點，加強教育。

第四個缺點，因課程表及授課時間把握不住，充其極，將流於散漫，故教員應注意掌握時間。

第五個缺點，實行小組教學，如果教員惰性較大，往往任其自流，不負責任。故教員應提高責任心，熱情煥發，孜孜不倦，每天應召開小組長會議，檢查工作，並應有工作日記，將困難、心得、等等，隨時記錄，隨時改進，更應常找普通組員談話，徵詢其對於小組長的意見。實行小組教學並不是減輕教員的責任，乃是加重了他的負擔，固不應一切包辦代替，但自由放任、或推卸責任，更不容許。

總之，小組教學是一種很好的學習方法，它不僅適合於小學，而且更適合於中學，因爲中學生程度較高，更容易展開討論研究。當然，形式再好，如沒有好的內容，也是空的。因此，我們要一面採用新

的教學方法，同時更要改進教學內容，爲新民主主義教育，開闢一條形式與內容兼優的道路！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一日於訥河

訥河縣的露天教學

當此節約生產、支援前綫之時，我們眼前不增設學校；然而學生激增，原有教室無法容納，可將奈何？

在一定的限度內，訥河縣城內，有兩個小學，大體上解決了這個問題，那就是實行露天教學。該縣第一完小，現有學生九四七人，分十六班，但僅有九個教室，乃有七班露天上課。第二初小，學生三七一人，分七班，但僅有五個教室，乃有兩班露天上課。學生每人帶一小板凳，背着書包，面向黑板，坐在院子裏分班上課。

露天教學有什麼好處？小學生天性活潑，一到外面，游目騁懷，興高彩烈，因此、當天氣良好時，其效果或不遜於室內教學。至於沒有教室也能開班，甚至連桌椅也都省了，當然十分經濟。

露天教學的缺點及其限制性，亦復不少。學生精神渙散，左顧右盼，一心有鴻鵠將至，遠不如在室內上課精神集中。其次，露天上課，照顧困難，每班學生人數應較室內為少，故同等數目的學生。却需要更多的教員。教員講話，聲音宏大，容易疲勞；光線四射，容易損害學生目力。又根據訥河的經驗，有些功課適於露天教學，如國文，圖畫之類；有些功課則不適於露天教學，如算術，唱歌之類；高年級學生比較適於露天教學，因程度較好，能夠就膝蓋上寫字。天氣與季節，是露天教學無法克服的困難。冬天寒冷，夏天炎熱，學生都無法在外面上課；風雨之際，也得輟學。故露天教學，若間或用之，可調

劑興起；若長久繼續，弊竇實多。

那麼，怎樣克服露天教學的困難呢？據訥河縣城內各小學校長及教導主任的意見：在學生太多、教室不足的情況之下，各班可輪流實行露天教學以資調劑；若遇風雨或炎夏寒冬，則應實行三部教學（如兩班學生共佔一教室，則分上下午輪流上學）。一句話說，室內教學，露天教學，二部教學，三種形式可互相結合起來，靈活運用。全體學生，都應該作『游擊裝備』，即每人背上書包，預備小板凳，寫字板，隨時準備出動，教室不過是他們的根據地而已。此外，除平時功課表外，還應該有風雨功課表，（或合班上課，或實行兩部教學）；除春秋功課表外，還應該有冬夏功課表。

總之，在節約的前提下，露天教學，雖不得已而行之，但為了克服眼前的困難，值得各校參考借鏡。省錢辦事——這不失為一個很好的範例。

四月十三日於訥河。

訥河縣鄉村小學的民辦公助問題

——教育與生產相結合解決經費問題

爲了研究鄉村小學的民辦公助問題，我們於四月十五日來到了訥河縣城東南四十五里的平房村。該村屬第六區，東距訥南八里，係由互相連接的三個小自然屯構成：西平房屯、腰平房屯、及東平房屯。全村四六五戶、一、九七二個人口、熟地二、〇五二晌。村有小學一所，位於腰平房，學生五二人，校長兼教員一人。村東頭約距學校四里，村西頭約距三里，小學生每日往返。該村被目爲全縣的典型行政村之一，丁兆麒縣長和國之光區長均在此研究情況，推動春耕工作。我們爲了研究教育問題，曾於四月十六日，召開一次談話會，參加者有農會主任、村長、學董六人（三屯各二人）及小學校長。下面是我們研究的結果，原則上，不僅適用於訥河縣，且可供全省鄉村小學參考。

一 人民自己辦學

民辦公助，或民辦公導，是我們辦小學教育的基本方針之一。什麼是民辦公助（導）？就是把「教育權交給人民，人民受教育，人民也要辦教育，充分表現了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風」（教育廳：「小學教育改革意見」）。換言之，「所謂民辦公助（導）」，主要的方面，是公家加強領導，至於經濟上的援助還是次要的」（同上）。

以此爲尺度，平房村的人民不僅分得了土地，在政治、經濟上大翻身，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大翻身，因爲他們已經獲得辦教育權了。試看最近成立的學董會，當選的六個學董全是貧農，全分得了土地。該村以人口爲比例，每人分地七畝四分。他們獲得的土地數量如下：六垧、四垧、三垧、四·四四垧、四·四四垧、四·四四垧。校長本人、則分得三·七垧；學校則分得三垧作爲學田。學董既然都是貧農，這證明辦教育權是真正交給人民了。至於上學的兒童，全都是農民的子弟，就中大部又都是貧苦兒童。

農民翻身後，辦教育的情緒大大提高。據區長說，在全區十四個行政村中，已經有五村正式向他請求增設學校；其他各村也有同樣的潛在要求。以平房村爲例，他們就要求再增設兩處學校，連原有的學校，共爲三處。他們這種要求是合理的，因爲鄉村中大部份的適齡兒童都還沒有上學。平房村的腰平房屯，從七歲到十五歲的兒童共爲一九二人（男九一人，女一〇一人），目前上學者不過三七人（男二一人、女一六人），僅佔全部適齡兒童的百分之一九·三而已。

二 經費問題

增設學校，當然必要；但農民剛剛翻身還未緩過氣來，於是經費有了問題。就拿平房村的一個學校來說，去年每月教員薪俸一千元，由該村富戶分擔。今年辦法未定，迄今一文莫名。雖說學校分得了三垧土地，教員分得了三·七垧土地，但春種秋收，尙不能解決眼前的經費問題。另外，在五十二個學生當中，至少要有三十個學生，貧苦得連紙、筆、教科書、都無力購買，也得設法補助。不久以前，曾由

新遼的黑地公糧中，撥出一石穀子，補助學校，（變價三千元）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經大家精密研究的結果，終於決定在自力更生的原則下用生產與教育相結合的方法，來解決今後的經費問題：

一、教員生活費：

1、全年支出（以五口之家計）：

A 小米四石（一、八〇〇斤）、每石九、〇〇〇元

B 茅柴三、〇〇〇捆，每捆五元 一五、〇〇〇元

C 食油三十六斤每斤，一八〇元 六、四八〇元

D 鹽一〇〇斤每斤，一八〇元 一八、〇〇〇元

合計 七五、四八〇元

2、全年收入：

教員與農民換工，即教員教農民的兒童讀書，農民則用集體的力量，給他們耕三·七垧地，按普通收穫量計算，折合現價，據大家估計，可得一〇〇、〇〇〇元（種小麥、土豆、大豆、爲主）

3、總結：教員與農民換工，代耕三·七垧地，按現價計算，每年可得收入十萬元，每月八千餘元，較之其他各地的教員待遇猶高。又五口之家，全年支出七萬五千四百八十元，收入十萬元，尚餘二四、五二〇元。

二、學校辦公費及貧苦學生補助費：

1、全年支出：

A 學生補助費、以三十人計，每人一、四〇〇元

B 辦公費

四二、〇〇〇元

一〇、六〇〇元

合 計

五二、六〇〇元

2、收入：

三垧地，由農民代耕，以現價計算，其收穫量可值八五、五〇〇元

8、總結：三垧地一年收入八五、五〇〇元、學校支出五二、六〇〇元、盈餘三二、九〇〇元
據以上的計算，無論是教員的土地收入或學田收入，均超過其支出而有餘。綜合計算，學田及教員土地，每年收穫量，依現價計算，共為一八五、五〇〇元，而學校辦公費及教員生活費，每年合計一二八、〇八〇元，兩相比較，每年餘淨五七、四二〇元。由此証明，只要學校及教員個人能分得足夠數量的土地，則靠換工生產來解決學校經費，完全是可能的。又小學生之年齡較大者，亦可參加一部分簡易的生產工作，如除草等等，以減輕人民負擔。至於種籽問題，應主要由黑地公糧中予以補助或暫借。

問題是：在秋收以前，當此青黃不接期間，怎樣解決學校的經費和教員的生活呢？經大家同意的辦法，暫時以實物為標準，由學董會向全村富戶暫借，待秋收後償還實物。以平房村為例，迄秋收為止，需要預借學校經費二六、三〇〇元，預借教員生活費三〇、〇〇〇元，合計五六、三〇〇元，按現價折合穀子一八石五斗，除由黑地公糧中撥助一石五斗外，決定由東平房屯負責四石，腰平房屯負責七石，西平房屯負責六石，而學田及教員土地的代耕問題，也已由三個屯子分擔解決了。

由此可見，只要能夠有計劃的分配給學校及教員足夠的土地，開鄉村學校的經費問題，基本上是可以解決的。人民自己辦學，人民自己出力解決學校的經費問題，政府則協助指導——這就是民辦公助的道路！

三 教學方法

據估計，如果學校盡量收容學生，則平房村的學生數目可能由現有的五十二人增加到一百人以上。一個教員怎能教得過來呢？經大家研究的結果，決定實行游動式的小組教學或王先生制度，即按照學生的住址遠近，將全體學生分爲若干小組。如果學生的人數超過了教室的容量，則可實行兩部教學，或部分學生不到學校來，由小組長（即王先生）回去教課，教員則經常出去檢查督導。（關於小組教學，可參看『訥河縣的小組教學』）。

又冬季酷寒，大部分學生沒有衣服穿，無法上學。去年冬天學校停辦的根本原因，即在於此。今年冬天怎辦？既然實行小組教學，儘可由有衣服穿的小組長（冬天的小組長，一定要選有衣服穿的好學生擔任），到學校去受課半天，其餘半天則回去以小組長的資格，去教本組的組員。總之，實行小組教學，除了一般的利益以外，更可最大限度地收容學生，並可相當的解決了冬季教學的特殊困難。

還有一些行政村，其各個自然屯之間有距離較遠者（由村公所至邊緣屯有遠達十里者），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如果只設一個學校，事實上必有某些屯子的兒童無法上學，因此，在民辦公助（導）的前提下，只要土地及代耕等等問題能夠解決，原則上是可以增設學校的。（四月十六日於訥河平房村）

鄉村小學亟待改造

——訥河縣第六區的鄉村教育

一 背 景

如同我們在訥河縣第六區訥南鄉村所看見的，農民們翻身以後，生產情緒洋溢，政治覺悟提高，充滿了喜悅與希望。然而他們過去會有十四年的悠長歲月，呻吟於敵偽的無情榨壓之下，又加上一度受土匪、光復軍的殘酷蹂躪，實在是太窮困，太憔悴了。一直到今天，他們還是緩不過氣來！在這樣背景之下，文化落後，理所當然。我們曾普遍調查了平房村和五福村鄂民屯的情形。在平房村的一、九七二個人口中，認字者僅佔百分之六·六，文盲佔百分之九三·四。該村從七歲到十五歲的學齡兒童共四四三人，目前上學者六二人，僅佔全數百分之十四。鄂民屯人口五九五，認字者僅佔百分之九，文盲佔百分之九一。該屯從七歲到十五歲的學齡兒童一四〇人，就中上學者二三人，僅佔百分之二·四。由此可見，鄉村中的文盲至少要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就學兒童尚不及學齡兒童的百分之二十。

農民們在政治上雖然解放，在經濟上雖然翻身，但在文化教育上，却仍然受封建意識的支配。他們喜歡「三字經」、「百家姓」、以及「莊農雜字」之類的東西——因為他們有生以來，還未曾常常接觸過別的什麼東西——以平房村的腰平房屯為例，學生家長希望教「莊農雜字」者，竟佔百分之六十左右！他們希望他們的子女們，能夠認得幾個莊稼字、記賬賬、打打算盤，也就算了。他們對於私塾的老學究們，心嚮往之；他們希望當先生的，對於學生越嚴越好。

土地改革後，一般說來，農民們對於文化教育的情緒，誠然是大為提高了。農民們自己管理村政，深感不認字的痛苦，因而都願意送子弟讀書。然而在經濟生活尚未根本改善以前，在他們尚未收到土地改革的豐果實以前，一句話說，在他們尚未從貧窮的苦海深淵中解脫出來以前——他們對於文化教育情緒的提高，還是有限度的。現實的困難，阻塞了他們送子弟讀書的願望；他們的孩子們沒有衣服穿，怎好上學呢？西平房屯，希望送子女上學而衣服襤褸者，竟佔總戶數的百分之三五。三一另一種情況，就是許多家庭，都希望小孩子們能夠幫助着下地做活。因此之故，上學兒童還不及學齡兒童的百分之二十。

一一 學 校

我們會召集訥河縣第六區的教員們，開過一次會。當時會出席了二十二個教員，代表十一個行政村十九個小學，除訥南區立中心小學有四個教員外，其餘每校一個教員。綜合他們的報告，具體情況如下：

(一) 學生：十九個學校共有學生七八三人，其年齡約在八歲至十五歲之間。除一個學校沒有統計外，在其餘的七三個學生當中，一年級新生竟達四七四人，佔總數的百分之六四·八。一年級新生增多，表示土地改革後，農民們送子女上學的情緒，畢竟是提高了。以後的情形，更將如此。

(二) 教員：在二十二個教員當中，年齡四十歲以上者三人。就其出身來說，商人（包括會開大車店者、管賬先生、雜貨店夥計、馬醫、開藥舖者）九人，佔總數百分之四七·四；務農者（高小程度以

上的知識份子，會務農者）六人，佔總數百分之三一·六。他們大都是很貧苦的。這表示鄉村的貧苦知識份子，大部分是和農、商業相結合或結合過的。就文化程度來說，他們僅能算是半知識份子；就生活、習慣、等等來說，他們已經農民化了。在這二十二個教員當中，除一人曾在訥河縣受過短期訓練外，其餘都未看過報紙，也未看過新書，在思想上，幾乎尚處於模糊狀態或混沌狀態。在政治上，一般說來，也大都落後。至於對新民主主義教育的茫然無知，那還用說？

（三）學校性質：在十九個學校當中，名義上雖全爲村立小學，但在實質上乃至形式上，仍爲私塾者，竟達十一校之多，佔全數的百分之五七·九！這些學校所教的「課程」是「三字經」、「百家姓」、「名賢集」和「莊農雜字」——特別是「莊農雜字」最爲盛行，最受歡迎，在十一處私塾型的「學校」當中，竟有七處販賣這種貨色，計佔全數的百分之六三·六！其餘八處學校，雖在教材上使用去年省教育廳所頒發的國語、算術等課本，但就其教員的落後性來說，就其教學方法和管理方法來說，本質上，至少也和半私塾相當。在私塾型乃至半私塾型的學校中，學生上課時間，大約從日出到日落，沒有禮拜天也沒有假日。他們成天呀呀地朗誦。除非大小便，不許外出，而先生也以「家園絕跡」勉勵學生！對於兒童來說，難道這不是變相的牢獄嗎？對於文化、教育來說，這些「學校」難道不是封建的殘軍廢壘嗎？

（四）經費及其他：所有這些學校的經費，都還沒有辦法，更談不到建立某種制度。教員生活無着，往往向某一兩個「學東」暫借。（這也是私塾性的表現，所謂學東，即學生家長，對於私塾教員來說，他們是東家。）至於村長及農會主任等等一則因爲太忙，二則因爲有些人不認字，故對於學校並未

開荒生產等等爲材料，來一套「新莊農雜字」？總之，我們的農村教材，以及教學方法，一定要和土地、生產、家庭等等結合起來。

(三) 現有教員，如不加以甄選、改造，決難望其推行新民主主義教育。故首須加以甄選。凡政治上反動、或意識落後、成見太深、惰性太大、不易進步者，應令其轉業。所餘教員，則應加強教育，除建立經常的學習制度外，更應由省、縣、區、利用假期，加強訓練。教員平時的學習材料，應以報紙爲主，每一學校，至少應訂報紙一份；在平時，每隔一定期間，如兩週或一月等等，應由區政府召集本區教員開會，檢討工作，報告時事、改進業務。又今後鄉村兒童要求入學者必日益增加，現有教員決不足用，應加強師範教育及中等教育，迅速造就大量師資，以資補充，並代替不能勝任的原有教員。

(四) 鄉村小學的教學方法，原則上和城市一樣，應逐漸免除填鴨式的、注入的、強迫的、空洞的方式，而代之以啓發的、討論的、研究的、實驗的方式，以發展學生學習的自動性、積極性與創造性。更應加強文娛活動、家庭服務、生產勞動，一掃過去機械呆板、脫離實際的惡風。

關於生活指導即訓育方法，尤應嚴禁體罰，廢除打罵制度，而代之以說服指導，實行學生自治，讓他們建立自己的組織，管理自己的生活，共同立法，共同守法，養成自覺的遵守紀律的習慣。

星期日及其他假日應斟酌放假。農忙時教員應率領學生從事比較輕易的農業生產（或在學田上工作，或幫助農民工作，如除草等等）；或實行短期休假，讓學生回家分別參加生產工作。

(五) 每一區政府，應於其所在地辦好一個中心小学，以取得經驗，建立典型，推動全區各村小學；並應動員鄉村小學教員經常到區立中心小学、或縣立小學參觀學習。

(六) 爲逐漸掃除文盲，提高農民的文化政治水平，各村小學教員除教學生外，更應利用農暇或一天中的閒暇時間，成立識字班或學習小組，教農民識字、講時事、讀報、唱歌等等。

(七) 鄉村小學實行民辦公助(募)，各村應成立學董委員會，其人數可斟酌情形由五人至十一人。村長及農會主任爲當然學董，並以村長爲主席。學董會的主要任務爲選任或罷免教員、監督指導校務、並籌備經費及校舍設備等。學校經費，原則上由生產解決，即各村應撥出一部分土地作爲學田，其數量以足夠學校經費之用爲限(包括教員生活費，其數目不得超過省政府所規定者)。該項學田可由全村代耕；教員自己如有土地而無人耕種亦可酌予代耕，以折合其生活費。在今年秋收以前學校及教員的維持費，可按實物爲標準由學董會負責。暫借，秋收後償還實物。一切具體辦法由學董會自行決定之。總之鄉村小學，非加以澈底改造不可，特別希望各區政府，要切实負起責任！

四月二十日於訥南平房村

私塾改造問題

——克山縣北興區的鄉村教育

克山縣的北興區，也和訥河縣的訥南區一樣，鄉下老百姓，甚至某些鄉村幹部（如鄉長，農會主任等），竟有喜歡私塾而寧願不要「官學」者——這表示農民們在文化教育上，以及思想改造上，還相當落後！他們有些人嗜好「三字經」「百家姓」之類的東西；他們有些人對於「道貌岸然」的學究先生，有一種莫明其妙的好感。在北興區各鄉，所有十一個「官學」，竟以念「百家姓」為招生廣告，否則學生就不來了。

農民們在文化、教育上，如此落後，正是鄉村私塾發榮滋長的溫床！在封建的思想意識上，生長出來封建的寄生物，這有什麼奇怪呢？請看北興區的情形：

全區「官學」十二校（北興鎮完小一處，鄉村初小十一處），根據不十分精確的統計，共有學生五三二八；私塾七處，共有學生二〇二人（亦不十分精確）。如以此為根據，則私塾數為「官學」的百分之五八。三；私塾學生為「官學」的百分之三七。九——這是因為北興鎮的「初高兩級小學校」一校即有學生二八〇人之故。看趨勢，一俟春耕完畢，私塾的學生還要增加。私塾學生除其他用費外，還得給先生拿「束修費」，如後所述，其數目相當可觀。儘管如此，但有些人寧願加重負擔，送子弟入私塾念書，只此一端，即可見私塾的魔力之大！

× × ×

四月二十二日，我們冒着大風沙，特意到北興南五里的姜家崗鄉（村）去看私塾。當我們進入該鄉王明軒屯的時候，恰巧遇見了私塾學董王明軒——一位四十二歲的中農，樣子很文雅，屯以人名，可見他是一位有聲望的人物了。他引我們進入一所佔用兩間半正房的私塾，學生們正在伊呀呀地搖頭苦念，有些學生，嗓子都念啞了。正如「莊農雜字」上所說：「南北大炕，書棹擱上」。教師孫喜廷——一位四十二歲的先生——坐在南炕東頭，用書架式的長條木架，和學生們隔開，他的旁邊牆上，供俸着「至聖先師」孔夫子的尊像，據說新生入塾，須先磕頭禮拜，其意殆與今之「宣誓」相當，學生每早入塾，亦須照例向孔夫子一鞠躬而退。孫先生的「文房四寶」用紙盒裝着，上書「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他的書架上，則放着一些「三字經」、「百家姓」之類的書籍。他是「民國四年二月入鄉間私塾校肄業五年」。後來又入過什麼學校，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後就「卒業退校，家居爲農」了。

他共有二十三個學生（內女生二名），年齡從七歲到十五歲，平均約十二、三歲左右。他們所念何書？據孫先生說：第一年，可念八本，即「百家姓」、「三字經」、「莊農雜字」、「名賢集」、「千字文」、「朱子格言」、「弟子規」、「孝經」；第二年，「大學」、「中庸」，上下「論語」；第三年，「孟子」，女生則另讀「婦女家訓」。就中對於我們比較生疏的，是「弟子規」，「名賢集」，和「婦女家訓」。

說完了「教材」再看日程。早飯前學生入學，先背誦，飯後習字，念書，背誦，午飯，習字，念書，背誦，晚飯，散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新民主主義教育於我何加焉？學生除非大小便，不許外出，枯坐一天，大概腰酸腿酸吧？據孫先生說，先念不講；念完四書，才能開講。原來是以認字爲主。然而

學生順嘴溜過，就是連字也不認得。據說，必須念過半年以後，才能開始認字，其方法是先生就他所念過的書中，每天擇八個字替他寫在「認字本」上（每個學生有一本），教他認字。現有的二十三個學生中，只有八人開始學習認字！

教心方法倒有可取之處——實行小先生制。四個學生一張棹，大小參半。小學生不會念，問大學生，大學生不會念，問先生。於是先生只教幾個大學生就行了。大學生每天也不過問先生幾個生字而已。

關於束修費一層，孫先生和王明軒學董都諳莫如深。好則我們可以引証別的私塾作為參考：去年候寶卿鄉私塾先生至占熬每半年，每個一、二年級的學生須納二斗小米，七十捆稻，一百元現錢，以現價計算，約合二、四五〇元；至於三、四年級的學生，則每人為三斗小米，一百捆稻，二百元現錢，總計三、七〇〇元左右。和「官學」比較起來這不算很輕吧？

據孫先生說，春耕後，學生至少要增至四十人以上，除南北大苑外，他還準備在地下再搗上一行書棹呢。

姜家崗鄉現任鄉長孫殿喜，農會主任張王伍，都支持私塾，學董王明軒則居間辦事。

私塾之所以必須澈底改造，因為它是封建勢力在文化教育戰綫上的殘軍廢孽！根據實際情況，我們提出下列各項辦法：

(一) 農民的情緒，既然傾向私塾，所以我們一方面不能用行政的手段，雷厲風行地從正面取締私塾；同時也不應遷就農民的落後性而任其自流。正確的辦法，是以說服教育為主，澈底改造私塾。首先我們要說服、教育鄉村幹部和一般農民，使他們明白爲了打垮封建勢力，在教育方面改造私塾，也和

政治，經濟方面，實行土地改革一樣必要；使他們明白私塾先生戕害兒童、壞人子弟的罪過；使他們明白私塾和土地改革、民主權，極不相稱；使他們明白私塾和新民主主義教育不能並存；最後，使他們明白擁護私塾就是擁護封建勢力，就是反動倒退！

(二)除了打通鄉村幹部和農民的思想以外，必要時，也不妨用點強制力量，即首先把私塾改為民辦公助的鄉屯小學，限令它必須講授教育廳所發的教科書，不得再念「三字經」、「百家姓」等。為此，省教育廳必須大量印發教科書，供給鄉村。如果事實證明私塾先生不能教新教材或陽奉陰違，第二步即應撤換他，派得力的教員前去接替工作。

(三)派往鄉村接替私塾的教員，必須健全。他們必須品行端正，吃苦耐勞，不曠課，不腐化，對群眾熱心，和氣，肯為群眾服務。一句話說，他們必須群眾化，走群眾路線，與群眾打成一片！追溯起來，有些農民對於「官學」的小學教員印象不佳，還是受偽滿之「賜」：在偽滿時期，一般鄉村小學教員，大都賄錢、懶惰、曠課、行為不端，以至民衆對於他們的輕視，流傳至今！惟其如此，所以今天派到鄉村去的教員，必須健全自己，熱心服務，取得農民信仰。農民的眼睛是亮的，只要自己好，必能得到群眾的愛護，必能把學校辦好。北興區于化東鄉教員徐田五就是一個例子。他熱心負責，從不曠一天課，終年不離開學校，生活群眾化，與學生家庭打成一片，熱心給群眾幫忙，自己打柴，挑水，種菜，深得群眾信仰。他為什麼這樣？歸根結底，還是由於思想進步。因此，就是在農忙時候，他的學生也從未少過五十人。每當學校經費困難或他生活困難時，不用他說，群眾就自動送米，送柴，甚至自動籌款為學校購置運動用品。這是一個值得大家學習的模範工作者！

鄉下老百姓總願意自己的子女們能少念幾年書，多學點東西。他們要求用最短的時間，收最大的效果。他們最討厭先生曠課。因此，村鄉政府，應儘可能不讓教員兼任書記或其他職務。村（鄉）政府人少事繁，教員一兼職，必曠課無疑，引起群眾不滿！去年五月間，馮家鄉小學教員兼鄉政府書記，曠課一月，結果學生從五四人減到十五人了！

又鄉村小學教員的待遇，應明確規定，不許額外向群眾要東西，否則亦將引起不滿。
省、縣（旗）、區、政府，應注意訓練鄉村教員，並慎重其入選。

（四）鄉村小學的教材，以及教學方法，應以實用爲第一。如記賬、打算盤、寫路條、寫信、等等，均爲農家庭所迫切期望於其子弟者，故應注意教這些東西。我們最好能爲鄉村小學專編一套適應農村需要、合乎農人口胃的教材。又農民很注意「習字」，除了國語，算術（珠算），常識，體育，音樂等等以外，如再加上「習字」一課，又有何不可？鄉村小學的每天上課時間，無妨多些，以適應農民的情緒。

最後，我們希望縣政府，尤其是區政府，要注意鄉村教育，於改造私塾中，健全鄉村小學！縣教育科期應經常派人下鄉調查情況，研究辦法，調整教員，指導工作；區政府亦應有事人負責教育。大家在思想上應認識到鄉村教育的重要性，再也不容許像私塾那樣的畸形現象，繼續長久存在下去了！

四月二十三日於北興鎮

春耕與教育

卜克山中學學生下鄉工作的教育意義

爲了研究克山中學學生下鄉協助春耕工作的教育意義，我們曾於四月二十六日特意召開了一次座談會。出席者，除少數教員外，計有從鄉下回來的同學三十三人。會後又號召他們每人就自己的經驗寫書面報告，有的同學幾個人合起來寫，故共收到報告十八篇。下面的材料，就是根據他們的口頭報告和書面報告，整理出來的。

一 思想變化過程

在下鄉以前，他們有些人看不起農民、看不起農村、不相信土地改革後群眾的偉大力量。下鄉一看，他們吃了一驚：翻身後的農民竟是這樣覺悟，這樣有力！于寶忠（他曾在河南區工作）同學說：『現在與以前的想法是大不相同了，農村中老百姓真是自覺起來了。農村中的幹部們都是熱心的工作！』同時，他又看到了『農村中的組織工作真是鐵般的堅固』。于化順同學在河南區大河鄉工作，發現了一條道理：基本群眾春耕工作的積極性，正表示他們革命的堅決性。王玉民同學也在河南區證實了『我們今天實行的政策才真正適合人民的口味』；『基本群眾的革命性如此堅決』！張四維同學親眼看見『翻身後的老百姓實在是真正覺悟起來了。他們的情緒很高，也真正知道愛護自己的勝利果實。他們早就組織成自衛

隊，每天都不眠不休的輪流着站崗放哨」。會在谷北區更新鄉工作的傅殿魁同學，每天和老鄉們在一起討論、研究春耕工作，「老鄉們都很熱烈發言，這時我覺得老百姓覺悟程度非常之高」；「下鄉以前，我對老百姓的覺悟總有點信不實……我這次到鄉下去，看老百姓真正覺悟了」。對於這些同學，能够認識到群眾的覺悟和力量，正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由此，他們堅定了對於自衛戰爭的勝利信念。

過去，他們有些人，因受地主思想的影響，對於土地改革，終不能釋然。頭一個疑慮，就是怕種不上地吧。下鄉以後怎樣？趙德同學，在未下鄉前，曾懷疑：「窮人得着地，能種嗎？」「下鄉一看，「不僅能種，而且有的地方還不够種」。郭春華同學抱同樣的疑問，得到同樣的答案。于寶忠同學從農民那裏知道：「地不但不能荒，還要多多打糧。我們爭一口氣！」車景隆同學在下鄉前，口頭上雖在說地能種上，但「這只是我根據着理論說的」。下鄉後他才深信不疑：「今年不但能把去年的地種上，而且能開去年、前年的荒」。幾乎所有下鄉的同學都是一樣。以上不過舉例而已。

「今年地種不上」——這等於說、離開地主，農民就不能生活！現在他們親眼看到：只有離開了地主，農民們才能更好地生活，將生活得美滿、富裕、自由、幸福！在土地改革，牲口、農具分散的條件之下，所以還能種地，種得更多、更好，除了農民的情緒高漲以外，主要是羣團結、組織、互助、——團結、組織、互助，就其力量！這對於同學們，也有深刻的教育意義。

土地改革以後，地主們宣傳說：「富的窮了，窮的未富！」周興會同學這樣解答：「上秋見，多打糧多換錢……，又有吃又有穿，那時就不會窮了」。

農民們的生活困苦，對於下鄉同學們的思想進步會發生很大的影響。他們同情農民，痛恨地主，乃

至願意爲人民服務。例如張四維同學在未下鄉前，『覺得清算是不應該的。……他們有錢都是血一點、汗一點換來的。可是我這次下鄉一看，……我的內心就起了很大的變化。……我在大河鄉調查時，有一個農會主任姓崔的，他曾經給大地主扛了十年活，剛一進地主大門的時候，是穿着一身破棉褲、破棉襖、出這位地主大門的時候，還穿着一身破棉襖破棉襖，……地主剝削、實在狠毒。』傳殿魁同學，『這次下鄉才了解農村的生活』。他看見『有的人，沒有被蓋，穿的衣服復破爛。』原因呢？除了受偽十四年壓榨以外，主要是由於受大地主殘酷的剝削。他得到了結論：『大地主是吸血鬼！』郭浩然同學，也因看到了農民們的困苦生活而深受感動：『最使我憐惜與同情的，就是古城鄉第六牌貧農武連臣家境的苦難。夫妻兩口和一個小孩身上，只穿著破爛不堪的麻袋片，許多地方露着肉。至於小孩根本就沒有襪子。睡覺用的被子更談不到了。……當我看見這樣貧苦同胞的時候，在思想上起了整個的變化，從內心發出了憐惜與同情。……考查武連臣家爲什麼貧到這種地步呢？不外是在十四年日偽統治之下，受了種種的壓迫和惡霸地主之重重剝削。……從那時，我憤恨惡霸地主及一切特務漢奸的心，更加強烈了。當時下決心，將來一定爲窮人服務』。同樣的，石連岐同學說，看到了農民的苦況後，『加強了我的革命思想』。他在河南歐陽說有個惡霸，會強姦了全鄉三分之二的婦女，於是他反地主、惡霸的情緒提高了。王玉民同學認爲清算鬭爭，並未能使惡霸地主們還清了他們欠農民的血債！幾乎所有的同學，都被鄉村的現實生活所感動，而發生思想變化，而願意爲人民服務！

青年們是有勇氣正視現實接受真理的。從教育的意義來講，農村即學校，群眾即教員，這還有什麼疑問？

二 新的學習方向

對於下鄉的同學們來說，農村又好比是一面鏡子，可以照出他們的缺點。作爲一個學生，他們大多數是相當自負的，然而一和群眾接觸，他們便感覺自己不夠了。李春貴同學，會以爲自己的知識『足夠用』，可是到鄉下以後才明白：『農村的事情不是這樣簡單的』。他覺得和群眾的聯系不夠，對老百姓講話抓不住中心。王錫蘊同學，『感到在和農民談話時，總是抓不住群眾的心理，並且對於工作是沒有忍耐性的。……對於農村中的環境很不習慣，例如食、住、言語，態度等有很多缺點，一言難盡。』于寶忠同學，在作調查工作時，『越問他（農民），他越不肯說；越不說，我越起急』，他自承方法不對，耐心不足。趙德同學認爲自己有四大缺點：（一）不了解農村；（二）我們的生活到鄉間感到不習慣；（三）抓不住群眾心理；（四）好強調群眾的落後性。張四維同學說：『我這次下鄉，証實了應當向人民大眾去學習。……必須了解他們的生活、希望、習慣、言語。』。車景隆同學過去曾納悶向人民大眾學習什麼呢？這次下鄉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了，他說剛下鄉時參加春耕會議，『就像鴨子聽雷似的，一點也不明白。……由此証明我們應向人民大眾學習。』

怎樣才能接近群眾推動工作呢？他們在言語、態度、作風、方法上，都體會到了新的經驗。例如車景隆同學認爲：講話時不用空洞名詞，多用土語。張紹書同學說：『一切事情不能以主觀爲重』；『工作時不能聽一面之詞，應聽取廣大群眾的意見』；『不要草率急切求功』；『不要快中慢，……應該慢』

中快，……圖快則容易生出夾生飯現象」。王玉民同學提出來下列各點：態度要謙虛和藹；「說普通老百姓聽懂的話；講話時可以夾帶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或笑話，以引起興趣」。郭春華同學主張閒談時給老百姓講一些有價值的故事，如「李有才板話」之類。王錫江同學主張在態度、言辭、吃、住、等一切方面，「都要普通的群眾化」。

這基本上是一個群眾觀點、群眾路線問題。更重要的，無寧是下列各點：于寶忠同學說：「工作時與老百姓談話，還是和基本群眾多談些問題，我覺得可靠」；房純厚同學認識到「富農、富佃、和富俗中農，仍在想剝削窮人」。他舉例說：「在商討人工換馬力的時候，牲口多的，總打算馬力頂人力，頂的越多越好；沒牲口的小戶也算不開這個賬，只是盲從的答應。由於我們把這個賬一點一點的算給他們聽，才商討出合理的換法來」；于化順同學體會到一條很重要的真理：「有話要群眾自己說出來，才能有保證，群眾才能實行」；周興會同學也體會到：「進行工作時，要實行民主討論，和農民共同想辦法」；因為農民所想的辦法，更具體、更周密，我們只能幫助他們掌握原則。」

惟其如此，所以他們在春耕工作中，也就體會到了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校內學習與群眾工作相結合，經常學習與突擊學習相結合的真實意義。他們掌握了新的學習方向、學習方法學習熱情。趙德同學感覺到在學校裏所學的，用不上，用得上的又未曾學過，例如在校時「沒有注意學珠算，作統計時就感覺不便」。石連岐同學說：「我們在校時總是說學以致用，理論與實際聯繫起來；可是下鄉後，和實際能聯繫起來的很少」。他們幾乎一致主張今後校內學習要和校外學習結合起來。他們稱校內學習為經常學習，做群眾工作為突擊學習——兩者必須適當地配備。例如于化順同學說：「如果有人問，未下鄉的同、

學是否應該下鄉，我說應該的，而且必須的；但同時他又指出：『絕不能把學校課堂的功課視為無用』。

組織同學們下鄉，應該注意些什麼呢？他們認為在鄉間工作，頂少要三四個同學在一起，以便互相討論、研究。又最好以班為單位，一同下去，否則，下鄉同學的校內功課就要落後，以致心緒不安；而同班的在校同學，既不能從實際中去學習，也要落後。

同學們純潔、熱烈，對人對事往往求全責備。因此，組織他們下鄉時，必須有負責人領導，而領導人又必須健全。領導人如何，對於他們本身，就有很大的教育意義。于化順同學說，領導他工作的一位同志，自高自大，武斷擅專，別人工作，他在一旁高枕而臥，結果，他們吵了一架！石連歧同學對於領導他工作的汪政委欽佩之至：有一次，個別的鄉幹部，專為汪政委打餅、炒菜，而想說對於同學們則『未看眼裏』。汪政委拒絕了，還是和同學們一起吃小米飯。這件事使他們非常感動！

總之，根據克山的經驗，我們應該有計劃的發動同學和教員們下鄉工作，或參加其他群眾工作，並且要好好地組織領導他們！

四月三十日於克山縣城

師範教育的改進問題

—北安師範教育座談會記錄

北安中學附設師範四班、學生二一六人。師範班的課程及每週時間如下：(1)『中國基本問題』(三小時)；(2)『社會發展史』(三小時)；(3)『時事』(二小時)；(4)『歷史』(二小時)；(5)『教育』(二小時)；(6)『國文』(四小時)；(7)『地理』(二小時)；(8)『自然科學』(六小時)。至於體育、音樂、美術，則列為課外活動。如果把『中國基本問題』、『社會發展史』、『時事』、『歷史』，都算為政治課，那麼以科目計算，佔全部課程的百分之五十(不算課外活動)，以時間計算，佔全部課程的百分之四一。七——政治課的比重，雖不算少，但過於分散零亂，亦未能根據學生的思想動態，對症下藥。此外，如以時間計算，業務課(教育)僅佔全部課程的百分之八。三；文化課(國文、地理、自然科學)則佔百分之五十。顯而易見，業務課的比重失之於少，文化課的比重失之於多——它等於政治課和業務課的總和。爲了研究該校的經驗，以改進師範教育，我們曾於五月六日召開過一次座談會，出席者除專署凌莎同志、軍政幹部學校余震同志和我以外，計有北安中學的負責幹部四人：韓立同志、方俊珏同志、白靜同志、于健同志。茲將記錄整理如下，以供參考。

師範教育的任務很明白：培養幹部。它所培養的不是一般幹部，而是師資，因此，它與一般的幹部

教育有別。就當前的實際情況而論，我們所最缺乏的，並不是城市小學的師資，乃是鄉村民辦公助小學的師資。鄉村小學的現有師資，竟有私塾先生、開大車店的、馬醫、藥房先生、管賬先生、如此等等。嚴格說，這些師資除應加緊教育外，更應大量淘汰。然而他們是鄉村中風毛麟角的知識份子或半知識份子，淘汰了以後又怎麼辦呢？何況土地改革，農民翻身，鄉村中民辦公助的小學，行將大量增加，師資缺乏將更爲尖銳，非趕快大量補充不可。因此，我們今天的師範教育，基本上應以培養鄉村小學教員爲主。

在短短的一年期間，如何才能有效的培養鄉村小學教員？大家一致認爲應以改造思想爲主，文化業務教育爲輔。

爲了改造思想，並不需要按部就班、漫無頭緒、學院式地 上政治課——今天來一次『社會發展史』，明天來一次『中國基本問題』，後天再來一次『時事問題』。惟其因爲時間太短，所以必須突擊，打快拳，對症下藥，針對學生的思想動態，根據一定的計劃，集中火力來解決思想問題。換言之，思想改造教育，必須具有高度的戰鬥性，實際性，和靈活性。假如以盲目的正統觀念爲出發點的反蘇反共思想，會是學生的主要思想動向之一，那我們就應該集中火力，單刀直入，來喚醒他們這種空虛、渺茫、反動的夢魘。反之，如果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開始來給他們講社會發展史，又如何能够直截了當地打破他們的落後反動思想？因此，我們主張歷史以外的政治課應該歸併，統名爲『時事政治』，以問題爲單元，去解決思想問題。

廣義來說，業務教育也是政治教育的一個特殊形式。我們今天所迫切需要的業務課，並不是兒童心

理、教學法、教育統計學一類的東西，乃是統一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教育論」，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等，為基本教材。這樣說來，業務課不也是政治課的一個側面嗎？在政治教育和業務教育之間劃一道鴻溝，並使之互相對立起來，那是不對的。基本上，業務課也是為了改造思想——文化教育思想。故政治課和業務課應該互相结合起來，後者是前者的一個有機的構成部分。

在改造思想中，同時就要提高學生的文化水平。有一部分文化課，如國文、地理之屬，也兼備改造思想的作用——國文教材應該是政治性與文藝性並重；地理教材，則應以自然地理為背景，著重政治經濟地理。一切文化課，都應該以實用為主，尤其要注重鄉村的實際需要，以達到「學用一致」的目的。例如 國文要多學應用文或農村通訊；數學則應以珠算為主；自然科學，除研究一般的自然常識外，更應實地去學習木工，鐵工，泥瓦工，編筐，編蓆等實用技術，以切合鄉村需要。辦師範教育，須高度發揚「自由思想，民主作風」。無論在學習上，生活指導上或學校行政上，都應該切實採取民主的群眾路線——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業務教育。師範學生在學習時所切身體驗的一套，回頭馬上就要搬到他所主持的鄉村小學裏去，看有多大影響！

師範教育，應該在什麼地方辦呢？附設在普通中學，抑在幹部學校？設於城市，抑設於鄉村？大家認為設於幹部學校或單獨舉辦，較附設於普通中學內為佳，惟須視幹部、經費等具體條件而定，不必過專拘泥。師範學校而設於城市高樓大廈中，容易使學生養成浮華、輕視勞動等城市習氣，與培養鄉村教員的精神不盡符合。因此，在條件許可的限度內，師範學校應儘可能設於鄉村或小市鎮內。但事實上，目前本省的師範班，一在齊齊哈爾、一在北安、一在綏化，補救之道，惟有使學生常常下鄉工作，並以

農村服務爲其課外活動的主要內容。

根據上面的原則，經過了熱烈的討論，大家同意師範班的具體課程如下：

(一) 政治課、業務課、文化課的比重：

1 政治課……………佔全部課程的百分之五十

2 業務課……………佔全部課程的百分之二十

3 文化課……………佔全部課程的百分之三十

(二) 政治課：

1 時事政治……………佔全部政治課的百分之四十五

2 歷史(以現代史爲主)……………佔全部政治課的百分之二十

3 課外活動(以農村服務爲主)……………佔全部政治課的百分之三十五

(說明：課外活動以農村服務爲主，以文娛活動爲輔。在文娛活動中，包括體育、音樂、美術，該三項不另列入課程)。

(三) 業務課：

除『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教育論』以外，更包括實習，如辦冬學、夜校、小學實驗等等。

(四) 文化課：

1 國文……………佔全部文化課的百分之四十

2 數學（以珠算爲主）……………佔全部文化課的百分之二十五

3 自然常識（除自然常識外包括工藝，如木工、鐵工、泥瓦工等）……………佔全部文化課的百分之

二十五

4 地理……………佔全部文化課的百分之十

師範學校的課程配備，尤其是政治課和業務課，應集中而不宜分散，以連續上課二三小時爲適當。

最後，關於招收師範學生，除注意其政治成份思想動態外，更應求其有適當的文化水準。年齡一般要在十八歲以上。選擇師範教員應以思想進步爲決定條件之一。除政治教員外，更應特別慎選國文教員。

五月八日於北安

節約·生產·辦學

——海倫縣城市小學的特點

海倫縣城共有小學八校：高小兩校，完小一校，初小五校。它們一共有五十七班（高小十四班，初小四十三班），學生三、一二五人，教員七十一人。城市小學而能特別注重生產節約，乃至掀起來一股生產的熱潮，在我們所看到的學校中，當以海倫為第一。這是一個良好的特點，值得全省學校觀摩借鏡！

從精簡的觀點來看，海倫各小學，五十七班只有教員七十一人（包括校長在內），教員數為班級數的百分之一·二四，即平均每班只有教員一·二四人。在所有的學校中，包括有學生九百人的模範初級小學在內，都沒有專任職員，運事務、會計一類的事情，都由教員兼任。八個學校只有三名工友——就中有一個工友，係在校內開設小販賣部，由學校供給住房，每月約可獲利五、六千元，暇時幫助學校做點零活，如此而已。

全體男女教員，一律在學校內食宿。在沒有工友的情形下，他們自己輪班洒掃，輪班搖鈴，輪班做飯。有些學校，於學生放學後，男女教員一齊下手做飯，男的挑水，女的做菜，大家搶着工作，一團和氣，儼然乎家庭風味！當我們訪問第二高級小學時，放午學後，幾位男女教員很快的就把飯做好了，他們首先張羅着給種地的同寅們送飯，情景頗為生動。至於其他的節約情形，我們可以舉東門外初高兩級

小學爲例：全體教員訂立節約公約，戒酒、除煙、不吃零食；天涼時吃臘飯；洗滌時用冷水，以節省燃料；儘可能上街不坐車，如此等等。第一高小爲節省辦公費，會規定教員每人一月只用一支鉛筆、一個鋼筆頭；每班每月不得用過兩盒粉筆（每盒九十支，現價四百元）。

最值得注意的，還是生產情形——手工業無足道者，專談農業。根據精確的統計，八個小學共有土地五十六畝八分二釐（註），最多者十三畝，最少者三畝七分，八校平均，每校得七畝一畝強；如以全體教員人數平均，則每人得地八畝。當我們訪問時，各校都在緊張熱烈地進行春耕，男女教員，連同一部分高年級學生，正輪班下地工作，他們的生產情緒之高，較之鄉下農民，殆無多大遜色，大部分學校，基本上已經把地種完了。

（註）各校耕地面積如下：模範初小八畝；第二高小六畝；民直小學八·五畝；第一高小四·一二畝；文廟小學三·七畝；東門外初高兩級小學八畝；安橫二街初小一·三畝；安橫四街初小五·五畝。總計五六·八二畝。

種籽、農具、牲口等，怎麼辦呢？小麥種籽和大豆種籽均由糧食局暫借，秋收後歸還。土豆種籽則大都向學生家庭借用，例如第二高小每一學生（貧苦者除外）拿土豆五斤至二十斤，秋收後加倍償還；民直街小學，每一學生拿四斤土豆，秋收後每斤償還一斤半；文廟初級小學，向每一學生借土豆三斤，秋收後照還。其他種籽，如菜子、苞米等，則由各校購買。農具也大都向學生家庭借用，如民直街初級小學校，當一位學生家長種小麥時，教員、學生會下地幫忙；反過來，學校種地時，他就把犁杖、套、拉子、點葫蘆等等借給學校使用；文廟小學，學生家庭不但借給農具，且派人幫助種地；其他各校的情

形也大同小異。至於牲口，則通過區政府的關係，向馬車公會借用——海倫約有馬車二百輛，分一、二、三、三等，一等馬車約四十輛，每車一馬。車主富裕，馬亦肥大，爲了春耕，會把這些馬匹組織起來幫助各機關、學校種地。以第一高小爲例，每天就有三匹馬替他們耕種，馬車夫也跟著趕馬，學校僅供給人吃馬喂，不支工錢。也有的學校，向學生家庭借用畜力，如文廟初小之例；又如安橫二衝初小，則代街公所飼養五馬一牛，雙方共同使用。

現在要估計一下收穫量了。八校共有耕地五十六畝八分，其各種農作物的耕種面積如下：小麥二十二畝一分；土豆十二畝；蔬菜八畝四分；大豆七畝三分；苞米一畝；甜橙一畝；姑娘一畝；甜瓜一畝；出租三畝（東門外初高兩級小學，因西門外的三畝地距離太遠，按四、六分，租與農民，佃戶得六成、學校得四成，將來學生幫助鋤地，其他不管）。由此可見，學校的土地多種細糧、或技術作物。根據比較慎密的估計，其純產量如下（除去種籽）（註）

類別	耕種面積	每畝產量	總產量	單價（現價）	總價（現價）
小麥	二二、二畝	二、五石	五五、三石	二〇、〇〇〇元（石）	一、一〇六、〇〇〇元
土豆	一二畝	二、三、〇〇〇斤	二七六、〇〇〇斤	一〇元（斤）	二、七六〇、〇〇〇元
蔬菜	八、四畝	一、〇、〇〇〇斤 (註1)	一六八、〇〇〇斤	一〇元（斤）	二、六八〇、〇〇〇元

大豆	七·三垧	三·七五石	二七、三七五石	一〇、〇〇〇元(石)	二七三、七五〇元
苞米	一垧	五·四石	五·四石	七、〇〇〇元(石)	三七、八〇〇元
甜橙	一垧	一八〇、〇〇〇支	一八〇、〇〇〇支	五元(支)	九〇〇、〇〇〇元
姑娘	一垧	一八〇〇〇斤	一八〇、〇〇斤	三五元(斤)	六三〇、〇〇〇元
甜瓜	一垧	—	—	—	一五〇、〇〇〇元
出租地	(註三) 三垧	—	—	—	三七、〇〇〇元
總計					七、六七七、五五〇元

(註一) 主要種籽量：小麥每垧五斗；黃豆每垧二斗五升；苞米每垧一斗；土豆每垧二千斤。

(註二) 蔬菜以白菜計。

(註三) 出租之三垧地，係種高糧、穀子，並有一部份種菜，據說可分黃豆二石、苞米一石，小麥五斗（由蔬菜折合）。

由此觀之，如果不算人工，則按照平常的收穫量，依現價計算，五十六垧八畝二分地，能出產七百六十七萬七千五百五十元——這是一個驚人的數目！為謹慎起見，即使把這個數字再打上一個八折，也還有六百一十四萬二千零四十元！

這個數目，佔現有八校教育經費幾何？如以四月份爲標準，八校的經費如下：（註）教員糧俸、小米一八、八〇〇斤，折價六二〇、四〇〇元（每斤三十三元）；經費七〇、六〇〇元；總計六九一、〇〇〇元。

（註）辦公費：初小每班每月七百元，高小一千元；另外每校每月電燈費六百元，電話費一千二百元，報費一千元，文具費一千元，每月總計七〇、六〇〇元，以五十七班平均，每班一千二百四十元弱。

全年糧俸按十二個月計算，依現價，共折合現金七、四四四、八〇〇元；經費按十個月計算，共爲七〇六、〇〇〇元。總計八個學校一年的教育經費共爲八、一五〇、八〇〇元；農業生產總值六、一四二、〇四〇元，佔其百分之七十五。三強，所缺不過二百萬零八千七百六十元耳。

當然，各校苦樂不均——如文廟小學只種地三、七畝（小麥一畝七畝、土豆一畝半、蔬菜二畝、大豆三畝），而安橫二街初小則種地十三畝（小麥三畝、土豆五畝、蔬菜二畝、苞米、甜糯、菇娘各一畝）；但就整體來看，農業生產所得，足夠學校全年經費的四分之三，還在城市學校，不能不說是放一異彩！

關於生產果實的分配，目前縣政府只規定學校自己解決一個月的經費任務，其餘還不明確。我們認爲，就海倫各小學而論，政府既然分配給學校這樣多的土地，並在耕種上予以協助，至少應按照各校的實際情形，給他們規定三個月至五個月的經費任務；剩餘之數，除酌量撥出一部份補助貧苦學生外，可以給教員分配。如此，既合乎公私兼顧的原則，又合乎生產節約之義，豈非兩便之道？否則，生產果實

名義上雖歸諸學校，實際爲教員所得，如果他們認識不清，安知不有少數份子，假生產之名，而有孜孜謀利之嫌？

事實上，當此春耕期間，海倫個別學校，竟因一心一意地熱烈進行春耕，而忽略了教育工作，乃至發生了「生產第一」的偏向。對於這一點，我們已經加以糾正。學校而能認真進行生產，是值得推許的；教員而能辛辛苦苦的參加春耕，是值得表揚的；然而站在教育的崗位，如果也和農民一樣，認爲「生產第一」，那就錯了。以安橫二街初小爲例，九個教員配合一部分小學生，竟種地十三垧，實嫌過多！而且，除三垧小麥、五垧土豆、二垧蔬菜、一垧甜糯以外，更種一垧姑娘——姑娘是最費人工的技術作物，不知將置學校其他教育工作於何地？

生產與教育相結合，本來是我們當前的重要教育方針之一；生產而能解決一部分學校經費，亦合乎節約生產、支援前綫之義；我們的意思，不過是說，勿因此而造成另外一種偏向而已。

從海倫的實例中，我們似乎可以肯定東北知識份子的一個優良的特點，即他們不輕視勞動，肯於放下架子，潑潑辣辣的從事於勞動生產，在這一點上，他們和工農群衆的距離，似乎並不太遠。男女教員們能够很坦然地做飯、種地、打鈴、挑水——這正是東北知識青年的一種最可寶貴的品質！雖說這是過去敵僞的「勤勞奉仕」所造成的，然而只須加以正確的思想教育，使他們在新的意義上，了解勞動之可貴，那麼東北青年走上爲人民服務之路，將是很快的！

五月十六日夜，於海倫。

農民翻身·教育翻身

—海倫縣城西區的鄉村教育

一 從傅振東到劉漢文

離開海倫十二里路，就到了城西區政府所在地的民衆屯（村）。民衆屯（村）原名傅振東屯（村）——提起來大惡霸地主傅振東，農民們至今猶有餘恨。傅振東是封建魔鬼的代名詞。他是陰險、毒辣、貪婪、刻薄、殘酷、地主、漢奸的混合體。在四十多年的悠長歲月中，他用血腥的手段，肆無忌憚地的統治着他的村莊。一直到了去年六月二十日，他才第一次遭到了清算；今年三月二十日煮夾生飯時，這棵大樹纔被連根拔起，而他本人也受到了人民的最後裁判。三十四年前，當傅振東開始在這裏建立其最高的統治權時，一天夜裏，他曾用「暗殺」的手段，把他惟一的競爭對手，趙老二及其同院的鄰居，兩家七口，統統殺死——有一個懷胎的母親，竟被開腸破肚！趙家的兩個小孩，頭被打扁了，後來在血泊中蘇醒過來，被鄰人偷偷救去。趙老二的一位姪子，二、三年後從外邊回來，又被傅振東灌醉了活活燒死！今年三月二十日審判傅振東的時候，就在屯東頭趙家的冤塚那裏——荒煙蕪草，楊樹棲鴉，三十四年來，竟無人敢於上墳！當時，四鄉的群眾，幾千人大集會。六十六歲的傅振東，全身帶孝，跪在趙家的靈前受到群眾們憤怒的裁判。最後，當他的屍首倒下去的時候，小孩子們也上去踢他幾腳。

下面一些簡單的數字，足以說明傅振東的權威：全屯土地四九三垧，傅振東有四一三垧，佔百分

之八八·八；全屯房屋一四三間，傅振東有七十二間，佔百分之五〇·三；全屯牛（一頭）馬七十五匹，傅振東有四十四匹（內牛一頭），佔百分之五三·三；而全屯五十六戶，傅振東一家佔百分之八；全屯四〇八人，傅振東一家（六十三口）不過佔百分之一五·四而已。全屯男勞動力八十六人，會給傅振東扛活者四十一人，佔百分之四七·七，而未會給傅振東做過工的全屯男子不過七人，僅佔全體男勞動力的百分之八·一而已。在傅振東的奴隸中，其扛活的時間及人數如下：一年者三人，二年者三人，三年者四人，四年者二人，五年者三人，六年者四人，七年者三人，八年者五人，十年者二人，十二年者三人，十四年者一人，十五年者一人，十六年者一人，二十年者四人，四十年以上者二人。以上四十一人，共給傅振東扛活三八九年！

這裏並不是詳細描寫傅振東剝削、壓迫農民的適當地方——這恐怕要勞文藝作家費十萬字以上的篇幅。不過應該指出的，就是給他扛活的人，都住他的房子，如果你不伏伏貼貼地受他剝削、壓迫，聽他隨便定工錢、隨便扣工、隨便攔弄，那怕你給他當了二十年或四十年的奴隸牛馬，那怕父一輩、子一輩、孫一輩地給他當世襲的奴隸牛馬，到頭來，他會一翻眼珠子，要你滾出他的房子，滾出他的屯子！在他束縛農民的無數繩索中，房子是其中之一。

傅振東這棵大樹被砍倒了，農民們吐了一口冤氣，革命、翻身、生產的情緒，都熱火朝天！民衆屯所以能成爲城西區、乃至海倫縣的模範屯之一，就從這裏開始的。

如果說傅振東是剝削、壓迫的旗幟，那麼，現任區長劉漢文就是翻身解放的旗幟。他是一位三十二歲的農民，會給傅振東扛了十四年大活——他的一位二十一歲的弟弟劉漢君也曾給傅振東扛了五年的大

活！去年七月一日傅振東被清算以後，劉漢文被選爲屯長。據他說，他因爲僑於傅振東的餘威，怕一旦變天，「傅振東非要咱命不可」，會跑苞米地蹲了三天，辭不就職。後來千呼萬喚，好容易才幹上了。今年三月二十日，又被選爲城西區區長。當我們到這裏的時候，他正和四個基幹隊員，一個管理員，帶着六匹馬、三付犁，到西南二十五里的六十家子，去給軍屬及貧苦的農民們種地。他出去八天，除了下雨歇工外，總共代耕十三垧地。他說：「去年我還以傅家扛活呢。今年當了區長，怎就不下地啦？」至於他自己的八口之家，也和別人一樣，共分得土地八·八垧——由他弟弟耕種，他纔不管呢！

這位精明能幹的區長，在去年以前，曾有十四年的痛苦歲月，給傅振東當「老板子」、「打頭的」；現在，他給自己、給過去被傅振東剝削壓迫的弟兄們，當「老板子」，當「打頭的」了。

從傅振東到劉漢文——這是一個天翻地覆的大轉變。鄉村中的教育也就跟着翻身了。

一一 學校紛起

農民們的情緒步步登高，尤其是最近一個月來，隨春耕的起勁，他們開始辦起學校來了。到此刻爲止，不過一個月的工夫，他們在全區二十一個行政屯中，已經創辦或改組了二十一所學校（只一個行政屯沒有建校，另一個行政屯有兩所學校）。我們除了訪問兩個小學以外，更曾召開過一次包括二十二個代表的教員談話會（只有兩校未派代表參加）。

二十一所學校，共有教員（包括校長）三十四人；其中十九校（兩校未派代表，無精確材料），共有學生一、〇二五人。以此爲基準，可見每校平均有教員一·六人。其中十九校學生一、〇二五人，教

員三十人，每三四·一個學生就有一個教員。教員太多，學生太少——這是一種浪費！在我們所調查的十九個學校中，兩校各有三個教員，而學生總數不過一四五人，是以每二四·一個學生就有一個教員，浪費實甚！

在十九個學校的一、〇二五個學生中，一年級新生六六九人，佔總數的百分之六五·三。這證明農民翻身後，送子女上學的情緒的確提高了。然而全部學生人數尚不足以正確反映農民們對於教育的情緒。如果加以適當的動員、組織，則學童的人數還可大量增加，甚至增加幾倍。有什麼證明呢？在我們所調查的十八個行政屯中（另二屯無可靠材料，一屯無學校），總共包括八二個部落（即小自然屯），就中十九個學校所在地的十九個部落，即有學生五九四人，平均每部落有學生三一·三人，而其他非學校所在地的六三個部落，則僅有學生四二一人，平均每部落僅有學生六·八人。這說明，截至現在為止，學生上學較多者，還只限於學校所在地的部落，而非學校所在地的部落，還有待於大量動員。

三十四個教員當中的三十個教員，除了一個四十八歲的算卦先生以外，其餘都比較年青而有朝氣。他們的平均年齡（包括算卦先生）為二四·九歲。就中家庭被清算者七人。又在全體三四個教員當中，去年寒假畢業的海倫中學的男女學生（女教員二人）共為十三人，佔總數的百分之三八·二——這似乎啓示我們，那怕是普通中學，在某種程度內，也應該師範化！就實際情形而論，各地鄉村正迫切需要大量小學教員，我們現有的師範學校決難滿足其需要，必需大量動員中學生下鄉去做教員。既然如此，爲何不使快要畢業的中學生，受點師範教育？

所有二一個學校，除兩校各有土地二垧及二垧半外，其餘均有學田三垧，總計爲六一·五垧。除

一校自種一垧半、由農會代耕一垧半外，其餘各校學田全由農會代耕。在秋收以前，各校的糧俸（每一教員二六〇斤小米）及辦公費等，全由農會負責墊借，沒有問題。農民們對於學田代耕，對於經費負責，這就證明他們的辦學情緒之高。

三 『頭三脚難踢』

現在城西區的學校，算把骨架搭起來了。然而這纔走了第一步，以後還有更多的事情待做。學校的數量並不寡少、但質量却相對的落後。我們的教育工作，還遠遠落在客觀要求之後。

當然，迄今爲止，除了搭骨架以外，並不能說沒有其他的成績。例如以各屯小學生爲主體的兒童團，在配合春耕工作中，就會起了一些作用。兒童們除了放哨、查路條等以外，最普遍的活動，就是查『爛蛋子』。他們天一亮就起來，出去檢查『爛蛋子』，看他們是否上床，如果發現他們還高臥未起，索性就往被窩裏潑涼水；再不然就把他們的被子偷出來高高掛在樹上，給大家展覽一番。又如興業村的小學生們，因爲烏鴉搗吃種子，他們竟妙想天開的發起來一個『燒老鴉窩運動』——天黑以後，他們把穀草綁在長竹竿上，伸到樹頂去燒老鴉窩，大老鴉被燒傷或燒死，小老鴉及老鴉蛋則無難類。只在遣一個屯子，據估計，他們已經燒掉了五百多個老鴉窩、老鴉完全絕跡，裨益春耕不少。別的屯子也聞風興起，結果正在擴大中。在新生屯，有詞謔證：『新生屯，老鴉多，有大樹，就壘窩。……春耕下了種，它就更樂和。……李老頭種上苞米整半垧，不到兩天吃個光。屯中大家動了怒，說這東西太可惡。欺我多年地主都打倒，別說你個臭老呱。……八尺竹竿整三個，接到一起兩丈多。穀草撈來十幾個，綁

火把，竿頭圓，舉上去，窩起火。小孩齊拍手，老頭笑哈哈，婦女來的多。都說這事沒見過。……。」

此外有些教員正在計劃或開始去教農民們識字。他們實行游動教學，即趁著農民們休息的時候，跑去教他們認字。一校如有兩三個教員，大家就輪流着出去。小豬宿，小馬宿，小牛宿等等，也是游動教學的對象。以前路屯爲例，每天晚飯後有些農民，就聚在學校的大門洞裏學字。我們親眼看見在大門板上寫着這樣的教材：『民主政府大宣傳，勸人下鄉去種田。自己房子自己地，又幫牛馬又幫錢。打下糧食上歸自己，不要稅來不要捐』。

儘管有一點成績，但這僅是開端。如果說『頭三腳難踢』，那麼，現在他們不過剛剛踢了第一腳。教員們剛剛到了鄉村，還未能和屯幹部及農民們水乳交融，有時他們的工作格格不入，就抱怨說：『農民們對於教育冷淡呀。』實際上，農民們所『冷淡』的，並不是『教育』，而是個別的教員，因爲他們對於群眾也『冷淡』呀。

有些教員，喜歡誇大農民的守舊性，說他們厭惡『官學』，喜愛私塾。有些農民誠然喜歡『三字經』、『百家姓』之類的東西；然而這是由於他們對於新教育不了解，並非牢不可破。至於他們喜歡私塾先生，是因爲我們的『官學』先生，落落寡合之故。農民們『迷信』『三字經』『百家姓』等等，總不會超過他們對於『竈王爺』的迷信吧？但事實上，以民衆屯爲例，家家都自動把『竈王爺』燒掉了，還怕什麼『三字經』，『百家姓』，和私塾先生？

爲了打開局面，把教育辦好，在全區的教員談話會中，我們總結大家所報告的情況和意見，提出來下列各項辦法：

(一) 結合群眾、聯系幹部：教員們應該用大力與群眾打成一片、與鄉村幹部打成一片。爲此，他們本身必須群眾化，常作家庭訪問，多給群眾及幹部帮忙，於聯絡感情中，隨時隨地教育他們，使他們對於新教育能够逐漸認識，乃至熱烈擁護。一句話說，打通群眾和幹部的教育思想。如果有人說：『官學盡諸扯，早先私學，那多出書呀！』我們就應該使他們體會到：私學害死人，『官學』真好呀！

(二) 動員學生，擴大學校：現在學生太少、教員太多——是一種浪費。我們倒不主張馬上就裁減教員；反之，春耕過後，教員於結合群眾、聯系幹部中，應大力說服群眾，動員兒童上學、擴大學校，並以成年人及猪倌、馬倌等爲對象，盡力推行游動教學。

(三) 課程：力求實用，力求與農村實際相結合，並照顧到季節性。如認字，珠算，寫字等，最合農民口胃，應加緊進行——農民們一致要求用最少的時間，獲最大的效果。他們希望孩子少念幾年書，多學些應用的東西。又如農民喜歡『百家姓』及『莊農雜字』，教員們就應該以本屯的姓名爲材料，編撰『新百家姓』，並以土地改革、農民翻身、生產節約等爲材料，編撰『新莊農雜字』，那怕每天編上兩句，也是好的，準能引起來農民的興趣。

(四) 教學：應逐漸實行啓發的，討論的，自學輔導的，集體的教學方法。小組教學，最合農村需要，不僅應把學生們組成小組進行學習，並應把失學兒童也編成小組，由大學生當小先生，於放學回家後，教他們識字，講故事等等。小組的編制可酌情與插秧小編統一起來。又鄉村小學的學習時間，在不妨礙兒童健康的條件下，可酌予延長；星期日可上半天課，或兩週休息一天。

(五) 游動教學：有些教員說，常他們湊到一群農民那裏去教識字的時候，往往遭到白眼，農民們有人說：「累了一天學這玩意兒呢！」於是一哄而散。遇到這種場合，教員們除了堅持爲人民服務的熱心與忍耐性外，更應檢討一下自己的工作方式是否枯燥無味？與其一開始就很生硬地教他們認字，何如先講故事（以報紙爲主要材料）、說笑話，以引起他們的興趣，稍舒他們的疲勞？在目前，鄉村成年教育，與其以識字爲主，無寧以故事化的時事政治教育爲主。

(六) 全區各校應交流經驗、緊密聯系：全區各學校教員應經常集會（例如每月一次），以檢討工作、交流經驗、研究辦法。又區政府所在地的學校爲全區中心學校，其校長不僅爲該校校長，且爲全區其他各校的校長，故應切實負起責任，領導工作，除把該校該屯的工作做好，以取得經驗推動全局外，更應經常巡迴各校檢查、推動工作，並將好的經驗隨時傳播介紹給其他各校。

(七) 健全教員本身：在鄉村學校中，教員的作用異常重大。他們必須刻苦、勤勞、樸實、負責，與群眾打成一片，向群眾學習，經常看報、看書，發揚創造精神，切實研究問題，事事反求諸己，勿誇大客觀困難。只要以身作則，把學校辦好，則爭取學生，爭取群眾，都不成問題。

五月二十二日於海倫民衆屯

民辦公助的新形式

——通肯縣豐山區的鄉村教育

一 良好的開端

一般來說，農民翻身和教育進步，是聯結在一起的：群眾工作做得好的地區，教育就有了蓬勃發展的前提條件。然而，只有當好的條件和有利的組織、領導結合起來，教育工作才能迅速進步。通肯縣豐山區就是一個例子。在縣政府丁野副科長的直接領導下，如同姜國臣區長、傅銘助理員，以及大多數的鄉長、農會主任等等，都熱心幫助教育，因此，在春耕期間，豐山區的教育工作，進步很快。

截至去年年底為止，豐山初高兩級小學校，除主校外，另有十六個分校，共為十七個單位。當時計有十七班、七十一個學生、十八個教員（連校長）。今年三月十五日開學，迄四月底為止，僅一個半月的光景，即由十七班增加到三十六班（包括兩班高小），即增加了百分之一一·八；學生由七十一人增加到一、六三八人，增加了百分之一三〇·四；教員則由十八人增加到三九人，即增加了百分之一六·七。一個半月，學生、班級、教員，都增加了一倍以上，這是驚人的進步！一切以學生增加為前提——學生的增加，並不是自發的，乃是動員的結果。三月五日當各鄉幹部到區政府去開會的時候，會有十七個教員參加，當即請求各鄉長、農會主任等回去動員學生；全區與學委員會主席——農民教育家劉毅，從三月初開始，就奔走各鄉屯，進行家庭訪問，苦口婆心地勸說兒童上學；開學後，學生自己，也動員其他的小朋友們上學。所有這些，在增加學生數目上，曾發生了很大的效果。

根據四月底的統計，全區從七歲到十三歲的學齡兒童二、三二六人（全區人口一八、二六八人），就學兒童一、六三八人，佔前者的百分之七〇・四；失學兒童六八八人，不過佔學齡兒童的百分之二九・六而已。雖說學齡兒童的最高年齡被規定為十三歲，顯然失之於低；但無論如何，豐山區失學兒童較少，則為事實。就學生年齡而論，以我們所看過的太平莊鄉小學為例，八十四個學生中，由六歲到十三歲者五十七人，佔總數的百分之六七・八；由十四歲到十九歲者二十七人，佔總數的百分之三二・二。在八十四個學生中，十五歲者六人，十六歲者二人，十七歲者二人，十八歲者二人，十九歲者一人，是徵鄉村小學學生年齡之大。

在一、六三八個學生中，其家庭成份如下：被清算地主一六九人，佔百分之一〇・三；小地主一九二人，佔百分之一一・七；「自由職業」者一八四人，佔百分之一一・二；基本群眾一、〇九三人，佔百分之六六・八。這就證明，今天的教育，主要是屬於基本群眾的了。

一個矛盾的現象，就是在三十九個教員當中，其家庭成份，屬為小地主者十一人，屬於被清算地主者六人，合為十七人，佔總數的百分之四三・六；貧農、佃農合為十一人，佔百分之二八・二；公教人員十一人，亦佔百分之二八・二。百分之六六・八的學生屬於基本群眾，百分之四三・六的教員則屬於地主家庭——這就證明，對於教員的思想改造工作，非常重要。

豐山區小學，在課程方面，包括國語、算術、珠算、政治常識、歷史、地理、自然、農藝、工藝、音樂、體遊、國畫等等，無不足者；值得注意的，倒是有些分校，還局部地念「三字經」「百家姓」等等，例如當我們參觀太平莊鄉西屯小學校時，學生們正在念「百家姓」，一經考問，他們對於所念過

的字，竟不認得！

在教學方法方面，二十四戶屯的本校（即中心學校）却有獨到之處：該校兩班高級，正在實行自學輔導式的小組教學，大體上，與訥河的小組教學，不謀而合。可惜，這種教學方法，還僅限於本校的高級班，既未推行於初級班，亦未推行於其他分校。

全區學校每月開聯席會兩次，以研究教學問題為主。因此，主校和分校之間的聯系還算正常——主校對分校有領導關係。主校校長也經常迴迴各分校，了解情況，交流經驗，推動工作。儘管如此，但就我們所看到的，主校對於分校尚未能發揮應有的領導作用；各分校亦未能向主校看齊。因此，豐山十七個學校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主校已經進步到實行小組教學、討論蔣美商約（如我們所看到的），而有些分校，則任學生死念「百家姓」！

總之，豐山教育雖有相當成績，而且進步很快，但終不過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而已。

二 統籌經費

迄今為止，凡我們所看到的鄉村小學，如訥河縣訥南區、克山縣北興區、海倫縣城西區，其經費來源，一般地都由生產解決：即各村（或鄉屯）為學校及教員撥出來若干土地，由學校所在地的村、鄉、屯代耕，在秋收以前則借給學校及教員若干糧食，秋後償還；其主要特點，為各村（鄉屯）自行解決其本村（鄉、屯）學校的經費問題。豐山區與此不同，其十七個學校的經費係由區政府負責統一解決，合理分擔。主校校長每月薪俸二八〇斤小米，高小教師及初小校長每月二七〇斤，其餘教員一律二六〇斤

。每班每月辦公費不超過一千元。三月初，在區、鄉、校聯席會議席上，曾決定由一月到七月的七個月的經費，按全區土地面積均攤。當時全區共有學生十八班，七個月需要穀子或黃豆（二斤折合一斤小米）九八、〇〇〇斤，依全區耕地面積一六、四八六畝計算，每畝納粗糧（以黃豆為主）六斤，合爲九八、九一六斤，足够七個月之用。四月間，學生數目由十八班增加到三十六班，以此爲標準，七個月約需粗糧一六四、八六〇斤，於是每畝地應攤數目乃由六斤增加到十斤。一六、四八六畝地，所納粗糧總數，恰與學校所需經費數目相合，以此之故，豐山區的學校經費情況，顯得穩定而充裕。

經費統籌分配，較之由各村單獨解決，其利害得失如何？據說，這樣辦，較各鄉自籌，既能整齊劃一，又較爲公平合理。例和順大鄉有地一、九五〇畝，復興鄉有地五六七畝，過去兩鄉各有一班學生而負擔相同，以土地面積計算豈非不大公平？至於每畝地擔負十斤粗糧，群眾的反映如下：「這算什麼！少糟蹋一點就有了」。以黃豆計算，平均每畝地可產四石（每石四百五十斤），合爲一、八〇〇斤，十斤不過其一百八十分之一耳。至於其缺點，就是攤派數目規定後，不應輕易變動，缺乏彈性，例如該區準備增設四班學生，迄年底約另需三十石穀子，即躊躇於經費無着。這種情形，在籌劃經費時，應預先估計到。

每校還有學田地五畝，由各鄉代耕，所收糧食，作爲全區明年度的學校經費。種籽問題，按照五月一日豐山區政府給各鄉長的指示信上說：「去冬留下這五畝地，所有這五畝地的租糧，區政府都沒有要，今年的種籽即由這種糧內撥用」；「畜力、人力、應當按本鄉多少組（指插領小組），某組擔任種，某組擔任澆那一週，某組擔任鏟那一遍，某組担任割，某組擔任拉、打、等等，把畜力、人力、分配均勻

」。(同上)

除學田外，各校每班還另有一塊「實習地」——只二十四戶屯主校，六班僅有「實習地」四塊，所謂「實習地」，係由教員和學生去種，大致蔬菜佔百分之三十，雜糧佔百分之七十。其果實，按照勞動力，歸教員和學生所得。

總計全區共有學田八五垧，「實習地」三四垧，共爲一一九垧。到明年，學校經費即不需要再按地攤派了。

往遠處看，豐山區的教育經費，仍係由生產解決；所不同的，就是今年係山區政府統籌徵收，並不若其他各縣之暫且向木村（鄉、屯）分別借用者。我們認爲這種辦法，簡便合理，可供各地參考。

三 劉毅興學委員會

豐山區教育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這裏的興學委員會，對於動員學生，協助學校，乃至救濟貧苦學童，發生了很大的作用。興學委員會是一個全區統一的群眾組織。在組織上，主席、副主席（二人）以下，設勸導、事務、生產三部，各設常務委員一人，另外每鄉更設鄉常務委員一人。它現有常委二十三人，大部分是農民。

迄現在爲止，興學委員會的主要工作：第一、是動員兒童上學；第二是勸募教育基金，補助貧苦學生，獎勵優良學生，協助學校解決困難問題。如果說我們現在鄉村小學的教育方針是民辦公助，那麼，在豐山區，通過了興學委員會的群眾組織，「民辦」得更爲徹底。

興學委員會係於今年三月二十日成立，它的現任主席是著名的農民教育家劉毅，從三月初開始，他從縣裏參加教育聯席會回來，就天天到各鄉屯，一面勸說兒童上學，一面「化緣」教育基金。他現身說法，說他自己不認得幾個字，「真受慙」，「做買賣連賬都不會寫」，「老百姓翻了身，知識也得翻身呀」，「眼下不比過去了，是咱們自己辦學」——就這樣，他動員了許多兒童上學，並附帶着捐募了總值約六十萬元的教育基金。打開「豐山區興學委員會收入明細簿」一看，其所募的東西如下：大豆四〇・八石，高糧六・五石，苞米一二・二八石，穀子三・九二石，苞米糝子一石，小米一・一三石，雜糧七石，小豆七升，芸豆二斗，土豆二、一二五斤，穠稻一三、三〇〇捆，蘿蔔一〇〇斤，豆腐包四個，豆腐布八塊，豆腐榨一套，柳條五車，掃帚一把，現款六、九五〇元。所有這些，都是零零碎碎捐來的。例如二十四戶鄉黨啓有，會捐大豆四升，劉人明捐苞米一斗，王功林捐高糧三升，耿喜珍捐穀子一斗，楊占山捐穠稻二〇〇捆，韓鳳林捐小豆三升，如此等等。

按照興學委員會的預算，它的全部收入，分配如下：獎勵入學費（給學生買教科書、筆記本、算草等）佔百分之三十五；貧苦學生補助費（如補助伙食等）佔百分之四十二；貧苦教師補助費，佔百分之五；圖書費（參考書及學生課外讀物）佔百分之三；體育衛生費（如種牛痘等）佔百分之十；社口教育費佔百分之三；其他，百分之二。迄今為止，它補助學生的東西，計有算草一、二八六本，筆記本三七五本，初三國語一七七冊，算術五〇冊，臘筆一一五盒等等。又豐山區中心學校（即主校，設於二十四戶屯），有兩班高小，學生六五人，其中四八個外鄉學生，在學校住宿，由興學委員會撥款補助油、鹽、菜等，自己僅帶糧食；就中更有三個最窮苦的學生，全部飲食都由興學委員會供給。這在鄉村小學

，大概還是一個創舉吧？

關於劉毅，有略加介紹的必要。他是一個三十二歲的農民。八一五解放前後，他種過地、拉過腳、開過店、做過小生意。去年秋天，他住這裏賣西瓜，賣乾豆腐；冬天，他跟人合夥開了一個小飯館，他什麼活都幹，幹什麼像什麼。他自己說，他頂喜歡幫人忙，每遇紅白喜事，他是一個出色的「執客」——他不僅動嘴，而且動手。例如他看見別人挑水不頂事，他就會把水扁擔搶過來說：「小夥子，真不行，讓我來挑！」。他雖然帶羅事，好講話，但從不說謊，說到那裏就辦到那裏。今年二月間，區政府派他到縣裏去給政治部送洋馬，正趕上全縣開教聯大會，當他到市場去找一位袁先生的時候，孫秘書正講人生觀問題，他坐在袁先生旁邊足足聽了兩個鐘頭，大受感動——孫秘書說，不認字也能幹事情，這鼓舞了他的勇氣，增加了他的信心！以後他到縣府教育科丁副科長那裏要求繼續旁聽。他一連氣聽了九天，乃決定為人民服務，為教育服務。回來後，他就熱情而潑辣地開始了他的工作。到現在，小學生們都認為他是一個好朋友；教員們稱他為「管事的」；農民們說：「虧人家劉毅，要不，咱們的孩子那能上學呀？」

四 進步之路

豐山區的教育工作，誠然是有了初步的成績，然而正如我們所提醒大家的一樣，絕不能以此為滿足，還需要提高一步。為此目的，我們會於五月二十三日召開過一次規模較大的教員談話會。當時出席教員及興學委員九三人，計豐山區出席教員及興學委員五五人；鄰近的海興區出席教員二五人，倫河區出

席教員一三人。

聽取了大家的報告並進行了討論以後，我們會提出來下列意見：

(一)教學方法：以主校的高級班爲起點，應進一步改進並推廣小組教學；由高級到初級，由主校到分校，由豐山到全縣。事實證明，這種方法不僅適用於高級，並且也適用於初級。他們過去的確隘看法，是不對的。在這裏，係以四個學生爲一小組；我們認爲應參考訥河的經驗，把每組的人數增加到六至八人。又爲打破小組長的個人英雄主義和組員的依賴心理，小組內部當實行分工，即每個組員就其所長，應負責某一門功課，如有人負責國語，有人負責算術等等。爲了打破各組間的對立與宗派主義的傾向，每隔一定期間，各組組員應該互相交流。全班應該有一個中心小組，以發揮推動作用。像過去那樣，實行平均主義，是不對的。最後，實行小組教學，教員的責任不但未曾減輕，而且更加重大，他們應該抓緊領導小組長，或更好的領導一組，以推動全局；他們自己應該努力學習進步，以免落在學生的後面。

(二)課程：我們着重提出來兩項原則：實用和進步。如打算盤，既實用又進步；珠算甚機械化的算術，算術則類似手工業。因此，鄉村小學，爲了多學珠算，無妨減少算術。現在算術每週六小時，而珠算僅爲兩小時，實嫌太少。又如有些學校，教「百家姓」、「三字經」，既不實用，又極反動。如果農民們認爲學生多識姓名即爲實用，那我們何不用本屯的姓名，如張三、李四、王麻子之類，編成「新百家姓」？又一般鄉村教員對於教科書的依賴性很大：你不發教科書，我除了教「百家姓」以外，又有什麼辦法呢？事實上，這就是缺乏主動性，創造性的具體表現——沒有教科書，我也有辦法，那才算行！

至於鄉村學校的每天上課時間，根據農民的要求，在不損害兒童健康的條件之下，可以酌量延長——延長出來的時間，無妨多教國語，以適應農民們要求學生「多識字」的情緒。如果在教室內上課，時間長了太厭倦，那麼，何不領着學生到小樹林裏去上課呀？

(三) 成年教育：成年教育的落後，乃至未被注意，是當前豐山教育工作的基本缺點之一。因此我們乃號召各校教員，今後除了把兒童教育辦好以外，更應特別着重成年教育。他們應該利用農民的餘暇，給他們講時事，講故事（有教育意義的），教他們認字。如果利用識字班之類的方式，暫時不便，那麼，就應該由教員們輪流出去，實行游動教學。他們說，教員的人數太少呀。其實呢，以豐山區為例，現在每個教員平均不過教學生四二·三人，滿可以分出一部份人出去實行游動教學——其他教員也可以利用閒暇時間呀。

(四) 興學委員會：今後興學委員會，除繼續協助學校外，更應着重成年教育，動員農民利用餘暇時間，去學習文化（識字）、政治等等。該會要和群眾密切結合起來，反映群眾的要求，代表群眾的利益，應停止繼續募捐，以免苛擾，更須嚴防壞份子，假藉名義，勒小脖子。前此募得之數，應撥出一部分作為生產基金。

(五) 教員：教員本身的進步非常重要。首先，他們必須和鄉幹部及群眾打成一片，誠心誠意地為人民服務。他們在作風上，應刻苦、負責、群衆化。他們應細心研究兒童的心理，農民的需要，群眾的利益，孜孜不倦地去改正並開展他們的工作。他們在工作中，應發揮高度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有勇氣克服一切困難。最後，他們應該經常看書、看報、熱心向群眾學習！（五月廿五日於豐山區廿四戶屯）

鄉村教育的綜合觀

一 土地改革·農民翻身·教育蓬勃

土地改革，農民翻身，春耕初非勝利，鄉村的面目爲之一新。根據這次我們考察教育的經驗，凡是土地改革徹底，農民真正翻身，群眾工作成熟的地區，人民辦教育的情緒就一定高漲；反之，就顯得冷落。由此可見，土地改革、農民翻身，是鄉村教育發展的物質基礎；具備了這一基礎，如再加上強有力的組織、領導和動員工作，則教育事業就一定會蓬勃發展。

以海倫縣城西區爲例，區政府所在地的民衆屯，自從今年三月二十日大惡霸地主傅振東受到了人民的最後裁判以後，群眾的情緒立即空前高漲——不僅春耕工作非常起勁，即教育工作也跟著蓬勃起來。在春耕期間，全區二十一個行政屯，一共創辦或改組了廿一所學校，其中十九校有學生一、〇二五人，而一年級新生六六九人，竟佔總數百分之六五·三，可見農民翻身後，送子女上學的情緒，如何火熱！然而單是學生人數，尚不足以正確反映群眾的情緒，因爲如果加以適當的動員，則學童的人數還可能大量增加，甚至增加幾倍。

在訥河縣的訥南區，也有同樣情形。迄四月初爲止，在七三一一個小學生中，一年級新生四七四人，佔百分之六四·八！

通肯縣豐山區，教育工作更有可觀。今年三月十五日開學至四月底爲止，一個半月光景，學校由十七班增加到三十六班，即增加了百分之一一·八；學生由七一人增加到一、六三八人，即增加了百

之一三〇·四；教員由十八人增至三十九人，即增加了百分之二一六·七。一個半月的期間，班級數、學生數、教員數，都增加了一倍以上，這是一個驚人的進步！

以言學生家庭成份，仍以豐山區為例，在一、六、三、八個學生中，被清算地主佔百分之二〇·三，小地主佔百分之二一·七，自由職業者佔百分之二一·二，基本群眾佔百分之六六·八——這說明今天的教育性質，主要是屬於基本群眾的了。從剝削壓迫階級的教育，轉變為人民的教育，這不是一個天翻地轉的大變化嗎？

二 今後應有的努力

目前發展教育的客觀條件，既已初步具備，則今後的問題，須看我們對教育工作的重視如何，我們的主觀努力如何，我們的組織和領導工作如何，我們的幹部和教員質量如何，以及教育工作和群眾運動的結合程度如何，如此等等。如果在這些方面，我們都能善盡人事，則十分的努力可能收到十五分乃至二十分的效果，所謂水到渠成，事半功倍。反之，如果我們對於有利的客觀條件不能很好地掌握、利用，一切任其自然，即我們主觀的努力不能配合人民的要求，則不難想像，鄉村中的學校還可能大量增加，不過有如脫韁之馬，東奔西跑，一個地方一個樣子，數量雖多，品質必差。

迄今為止，據我們所看到的各地教育工作，雖一般進步，但和群眾運動比較起來，和客觀要求比較起來，却都相對落後！因此，今後我們必須急起直追，奮發努力，使新民主主義教育有很好的收成。茲針對實際情況，謹提出下列問題或意見，以供參考。

(一)加強領導：我們所走過的地方，教育領導工作，強弱不齊。例如通背縣的情形，就算不錯。該縣教育科丁野副科長，朝氣勃勃，熱心教育，他正在以豐山區爲重點，加強領導，企圖創造典型，推動全縣。於是豐山區的教育也就日有起色。就學生數目來說，由於動員的結果，根據四月底的統計，全區從七歲到十三歲的學齡兒童二、三二六人（全區人口一八、二六八人），就學兒童一、六三八人，佔前者的百分之七〇·四，失學兒童六八八人，不過估學齡兒童的百分之二九·六而已。雖說學齡兒童的最高年齡被規定爲十三歲，顯然失之於低，但無論如何，豐山區失學兒童較少，則爲事實。在領導方面，全區學校每月開聯席會兩次，以研究教學問題爲主；全縣各區主校校長，每月則輪流在各區開聯席會一次，並就地參觀，交流經驗。丁野副科長則經常下鄉，推動工作。

在土地改革、農民翻身的基礎上，領導工作的強弱，大體上，是與教育的發展成正比例的。至於教育領導工作的強弱，當然聯系到幹部的質量問題；但除此以外，在思想上對於教育工作的不夠重視，也是一個重要的癥結。另一個癥結，就是有些幹部長期留在城市，不肯下鄉深入工作。因此，今後除盡力培養教育行政幹部和學校幹部以外，大家應該在思想上適當地重視教育工作，而各級領導幹部則應經常下鄉有計劃地推動工作。

(二)教育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沒有廣泛而深入的群眾運動，教育工作的順利開展是不可能的；反之，如果教育工作能够切實配合農村的需要，適應每一個時期的具體任務，則它對於群眾運動也將發生很大的動員與促進作用。以此之故，教育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乃是天經地義之事。怎樣結合呢？下面僅是一些例子：

第一、鄉村中的小學教員必須結合群衆，聯系幹部。他們應該竭力與群衆打成一片，與鄉村幹部打成一片，否則教育工作是難得辦好的。爲此，他們本身必須吃苦耐勞，熱心給群衆及幹部幫忙，虛心向群衆學習，一句話說，他們必須群衆化，走群衆路線。如果某些群衆或幹部對於新教育還未能充分了解，對於舊的東西還不無留戀，那他們絕不應該發火，乃至強調群衆的落後性，而應該於聯絡感情中，耐心說服，並用事實來證明新教育優於舊教育。

第二、成年教育的落後，乃至未被注意，曾是當前我們教育工作的基本缺點之一。因此，各校教員今後除了把學校辦好以外，更應特別注重成年教育。他們應該利用農民們的餘暇，給他們講時事，講故事（有教育意義的），教他們認字。如果利用識字班之類的形式，暫時有所不便，那麼，就應該由教員們輪流出去，實行游動教學。小豬信，小馬信，小牛信，以及一般農民，都應該成爲教學對象。目前海倫縣城西區和通肯縣豐山區，都正在試行或準備實行游動教學。總之，今後鄉村中的教員，應負起雙重任務：一面進行兒童教育，同時進行成年教育，兩者一定要結合起來！

第三、成年教育應密切配合一定期間群衆運動的主要目標。例如在春耕期間，即應以推動春耕，鼓舞生產情緒爲主要任務，在夏耘或秋收時，則應以此二者爲主要教材；此外，如參軍、優屬等等，也都是很好的材料。在這方面，海倫城西區的前路屯，曾給我們一個啓示：每天晚飯後，有些農民下地回來就聚在學校的大門洞裏學字，我們曾看見在大門板上，寫着這樣的教材：「民主政府大宣傳，勸人下鄉去種田。自己房子自己地，又幫牛馬又幫錢。打下糧食歸自己，不要稅來不要捐。」

第四、在教育工作與群衆運動相結合的問題上，我們曾發現兩種偏向：其一，是太重視了教育工作

，而忽略了群衆運動，你是你，我是我，各不相關，無以名之，名之曰教育上的『孤立主義』；其二，又有些教育幹部，竟暫時離開了教育崗位，而專門去做其他的群衆工作，他們固然重視了群衆運動，而無奈放棄了教育工作，無以名之，名之曰教育上的『取消主義』。『孤立主義』與『取消主義』是從右到左的兩個極端，都未能把握住教育工作和群衆運動相結合的正確路線，都必須加以克服！

(三) 教員問題：鄉村小學教員，數量少而質量差，遠不足以適應當前的需要，如不亟謀補救，則隨着教育的發展，教員的恐慌將更其嚴重。例如在訥河縣的訥南區，二十二個教員當中，就其出身來說，商人（包括會開大車店者，管賬先生，雜貨店夥計，馬醫，開藥舖者）九人，總佔數百分之四七·四；務農者（高小程度以上的知識份子，會務農者）六人，佔總數百分之三一·六。他們大都連新書報紙都未看過，在思想上幾乎尙處於模糊或混亂狀態，在政治上亦復落後。惟其如此，所以在該區的十九個小學校當中，名義上雖全爲村立，但實質上乃至形式上，仍爲私塾者，竟達十一校之多，佔全數的百分之五七·九。

再以教員的家庭成份而論，例如在通肯縣豐山區的三十個教員當中，小地主十一人，被清算地主六人，合爲十七人，佔總數百分之四三·六——這顯示教員的思想改造工作，何等重要！

教員好壞，對於鄉村小學有決定的影響。教員之於學校，在鄉村較之在城市關係更大，因爲鄉村每一學校往往只有一個教員，一切由他負責。教員好，學校就一定起色，真可謂立竿見影。以此之故，現有的鄉村小學教員首須加以甄選，凡政治上反動、或意識落後、成見太深、惰性太大、不易進步者，應令其轉業。所餘教員則應加強教育，除建立經常的學習制度外，更應利用假期，由政府加強訓練。至於

大量培養新師資，更屬刻不容緩，除加強師範教育外（參看「師範教育的改進問題」一文），我們更主張現有的中學，在一定限度內，也應該師範化！例如海倫縣城西區的三十四個教員當中，去年冬天畢業的初中學生十三人，佔總數的百分之三八·三，由此證明中學師範化，實有其現實意義。至於怎樣「化」法，尚待詳細研究，不過原則上，中學生於其最後一年，應添設「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教育論」一類的課程，以打通其文化教育思想，並喚起他們為教育服務的興趣與熱情。

除此以外，爲了應付當前的緊急需要，爲了使城市裏的知識份子與工農相結合，我們號召在城市裏工作的教員們和進步的知識份子們，要自動下鄉去辦教育！大家不是天天說爲人民服務嗎？最廣大的人民是在鄉村，他們正在迫切地需要我們，我們爲何不趕快下鄉？下鄉，到鄉村裏去，到群眾裏去，對於我們自己也是一個寶貴的學習和鍛鍊機會呀！隨着局勢的發展，東北解放區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加，而鄉村教育尤其重要——它之所以重要，因爲除兒童教育外，還包括成年教育。有些幹部不安心於教育工作，而寧願做群眾工作。其實，教育工作，尤其是鄉村教育工作，就是群眾工作的一種。我們歡迎教育界的同仁們，來一個廣泛而深入的下鄉運動，首先要打通思想，以下鄉爲榮，以下鄉爲樂，到農村裏去，到群眾裏去！

（四）課程與教學方法：鄉村小學的課程，應以實用及進步爲兩個主要標準。所謂實用，即合乎農村需要之謂。如認字、打算盤等，最合農民胃口——農民們一致要求用最少的時間，收最大的效果，他們希望孩子們少念幾年書，多學些應用的東西。有些農民之所以喜歡「百家姓」及「莊農雜字」等等，其原因之一就是因爲這些東西還包含着某些實用的成份。然而單是實用不夠，還得進步。我們之所以不

要『百家姓』及『莊農雜字』等，是因為它們反動倒退，且不合乎兒童需要。爲了迎合農民們的口胃，且爲了進步，教員們何不以本村的姓名爲材料，編撰『新百家姓』，並以土地改革、農民翻身、生產節約等爲材料，編撰『新莊農雜字』？總之，實用和進步，是兩個不可偏廢的原則。

至於教學方法，一般鄉村小學都很落後，應逐漸實行啓發的、討論的、自學輔導的集體教學方法。訥河縣城小學和通肯縣豐山區主校，都在不謀而合地實行小組教學，且都收到了效果。可見這種方法，是較好的方法之一，適用於城市，也適用於鄉村。今後鄉村小學，不僅應該廣泛地把學生們編成小組，進行學習，並應把失學兒童也編成小組，由大學生當小先生，於放學回家後，教他們認字、講故事等等。小組的編制可酌情與插班小組統一起來。又鄉村小學的學習時間，在不妨害兒童健康的條件之下，可酌予延長，星期日可上半天課，或兩週休息一天。

三 經費問題

鄉村學校的數目雖在日益增加，但在土地改革、農民翻身的基礎上，民辦公助小學的經費問題，並無根本困難。有些鄉村小學誠然是經費無着——既無辦公費，而教員又不能及時領到薪俸，但這是領導上未曾很好注意經費問題，並非根本沒有辦法。

在我們所看過的幾個縣份，關於解決民辦公助小學的經費問題，大體上不外兩種方法，而原則上或方向上，都和生產聯系起來：

第一、以訥河縣訥南區的鄉村小學爲代表，可名爲『訥南式的辦法』，即各行政村（或行政鄉，行

政屯)撥出來一部分土地作為學田，其數量以足夠學校經費之用為限(包括教員生活費，其數目不得超過省政府所規定者)。該項學田可由全村代耕，教員自己如有土地而無人耕種，亦可酌予代耕，以折合其生活費。在今年秋收以前，學校經費及教員的生活費，可按實物為標準，由學董會負責向本村暫借，秋收後償還實物。這種辦法的主要特點之一，為各村(鄉、屯)自行設法解決其教育經費問題。

第二，以通肯縣豐山區的鄉村小學為代表，可名為「豐山式的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採用學田制，每一個單級學校有五垧學田，增加一班，即增加一垧。學田由各村代耕隊代耕，秋收後糧食歸區政府作為明年度的教育基金。

(二)除學田外，各校每班都有一垧實習地，由教員與學生耕種，果實按勞分配，一面鍛鍊勞動觀點，使教育與生產相結合，同時也解決了教員和學生的困難。

(三)今年三月，區鄉幹部與學校教員開聯席會議，各鄉長提議按地攤派。四月又重新決定每垧地納穀子或大豆十斤，全區一萬六千四百八十六垧可耕地，共納雜糧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斤。這就是今年度教育經費的主要來源。

(四)由農民教育家劉毅所推動的豐山區興學委員會，曾向群眾深入宣傳，募集了約值六十萬元的實物，以此補助學生的書籍文具費，高小學生食宿費、貧苦兒童救濟費、優良學生獎勵費、運動器具購置費、衛生費等等。

「豐山式的辦法」係由全區統籌，而「訥南式的辦法」則由各村自籌。基本上，兩者都以生產為解決經費的最後出路，是其共同點；在青黃不接期間，一則由各村自己舉借，一則由全區統籌負擔，是其異

點。由全區統籌，較之由各村自籌，既能整齊劃一，又較爲公平合理。故我們認爲「豐山式的辦法」簡便合理，可供各地參攷。

六月二十三日（端午節）於齊市

1132

7777 (67)